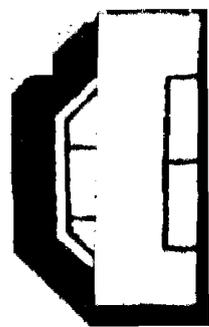


現代
日本
論

清澤泐著
荆冬青譯



574.31
717
2

現代日本論

清澤列著
荆冬青譯

著者原序

生於日本，育於日本，眼看日本，足足的看過四十多年。日本是什麼？這真是一個難解之謎啦。有時候，我得到一個想像，滿心滿意，以為這就是日本的真相了。過些日子，再想一想，又好似手掌裏抓住一條鱷魚，滑油油的，溜出手心去。

「日本者，進步的國民也。」有人這樣說。短短的七十年間，做出追蹤歐美的成績，說她不進步，未免太屈。的確，日本是勇於進步，她對外國的文化，外國的榜樣，沒有一宗，不敏捷的做做。試上東京街頭，四周一望，那一

序

一

A 232378



樣世界最時髦的玩意兒，不在日本帝都，集中表現哩！

但是，留神呀！這個最進步的國民，又有極頑固的特性。打開新聞紙，看看他們關於政治的論調，關於社會問題的態度，關於外交問題的意見，把昭和年代，換為明治，換為慶應，作五十年前七十年前的老報紙看，亦無不可。

曉得一面，忘記一面，是看不出一國的真情形來的。看日本，須注意她，有進步保守之一面。

× × × × × ×

諸君曾為化學師乎？

化學師把各種各樣的原料，切為細末，置諸坩之中，加以強熱。原料溶解，冶化新型，變為一種新的合成物

。初有諸料，一樣也看不見了。

且慢，莫待牠冷，投下一塊固形物。別料均已溶解，此物凝然獨存。拿出坩堝，溶料包圍於固形物之上下四周，如鍍金一般。

就表面看，第一場合，與第二場合，大抵相同。就內容言，第二場合，有一個未經溶解的舊固形在內。

日本維新當時的情形，一方面由先輩賢明的指導，吸收泰西文化。一方面把固有二百年來已經成熟的日本文化，慎重保持。不把牠和別的原料，一律溶解。而以牠爲中心的固形物，加以泰西文化的鍍金。

× × × × × ×

我不是輕薄日本，說日本學泰西，沒有徹底。以日本

人的立場論，一面探外國之長，補自國之短。一面還能保持本來面目，傳諸永久，毋寧有一種光榮之感。我熱望着，日本文化，穿起新時代的衣服，扮出很時髦的丰度，向全世界，大顯身手。

可是有一件要充分戒備的危險！

固有文化，一旦脫去外皮，露出原形。那原形在國內，要鼓舞一般人作封建主義之反動。在國外，要發揮時代落伍的外交政策。現在，這個危險，正現徵候，不肯接受別人批評的光明。

現今日本，最缺乏的，就是自己對鏡子看看自己。自己省察，自己批評。許多日本人，團團坐着，你也誇，我也誇，誇本國誇上了天。興高采烈，各自分手。這不是觸

目皆是現象嗎？其結果，夜郎自大，獨斷獨行，見識短淺，不復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

我所十分憂懼的，是這種庸俗卑野的思想，浸淫於兒童學生以及一般民衆腦筋之中，成爲日本的常識。對社會問題也罷，對個人問題也罷，只看見問題之一局部一表面，不明瞭問題之內容全體。心是偏跛的，見識是不具的。只聞議論沸騰、不見事態真相。換言之，無從容說理的雅量，有盲目衝動的熱心。而且把浮淺思想，籠統觀念，做成日常的行動規範。舉目四矚，日本各界，那裏不表現這樣的毛病？

本書之作，爲已經失却批評態度之日本，頂門上洒幾滴冷水。作者自己也明白，未必有高人一等之識。但作者

自信，不犯獨斷的毛病。我怕獨斷，猶如秀才怕兵，小姐怕老虎。

我希望日本立國行事，毋失中庸之道。現今日本，對於國內問題，國外問題，都受着一種莫明其妙的誘惑。

我知道：「力之所在，必求貫徹。」

又知道：「有力的人，逢着機會，便躍躍欲試。」

然而力之爲物，使喚出去，有回轉反撥的作用。發送之力強，反擊之力，比例而強。用力的人呀！留點神才好啦！

畢士馬克，所以成爲一代雄才，不是單靠他的鐵血政策，而靠他運用政策之巧妙。他往往能分散敵人，用敵爲友。威廉二世，何嘗不是一時之雄？他的失敗，在他硬要

向全世界挑戰，而今又有人，要學威廉！

我著這書，希望有人明白，一個國家，走上大大發展的途，必須四鄰含笑，樂觀其成。不要自家得意，惹起旁人，怒氣衝天。走不通的道兒，繞一個灣，也許比直道兒更快。我不怕少，只要藉這部書，得一兩位知己——愛國的同情者，於願足矣。

序

八

譯者序

民國二十四年秋，以內兄劉君曼先生去世，自粵之燕，弔於墓門。迴憶十二年前，余與君曼，同謁西山之先塋，手植松楸。今松楸蔚然成林而斯人不可復睹矣。

此十餘年中，人事變遷，至爲繁劇。因歐戰而撓敗之德意志，業已復興。共產主義之俄國，與資本主義之英法，合作於國際聯盟，若甚親睦焉者。日本國力，突飛猛進，既迫蘇俄而責以種種讓步條件矣，又囊括我東北四省乃至內外蒙古之疆土數百萬方里。英美法意：昔之列強，今俱不在日本眼中，嗚呼，何其興之暴耶？

中國不能怨日本之孟晉，法國不能嫉德意志之復興，

猶之吾人不能傷松楸之成林。雖然，使我而斧斤在握，吾其取材木於松楸之間乎？敬告邦人，繕爾斧斤！

現代日本論一書，乃吾過申江時，購自內山，初以爲旅中遣悶之讀物。比至北平，姪女世綸，從我誦習，爲逐譯數節，而解說之。以世綸愛讀之殷，知我國一般青年，亟欲知日本之國情也，遂爲賡續譯述，盡其全部。冬間回粵，托日本駐粵總領事河相達夫先生，致意著者，承以譯述出版之自由見許。而行篋積稿，雜亂無次，整理月餘，姑將前半部先行付印，以就正於大方君子。後半部稿，吾將於桂林山中，從容校閱，居廣州市，人事太煩，無法沈酣載藉，作字句之推敲也。

一九三六、一、一五。

目錄

爲什麼我要做一個自由主義者

- 一、不可獨斷
- 二、無私的社會
- 三、犧牲宜少
- 四、尊重國民性
- 五、右翼與左翼同
- 六、爲何要反對革命
- 七、自由之厄運
- 八、自由主義之界限

第一章 現代日本之恣態

第一、東西之比較

- 一、不許發笑
- 二、外國人非常時之嘴臉
- 三、日本政治家之要件
- 四、各國不景氣救濟法
- 五、討厭的赤色

第二、教育之國有化

- 一、莫名其妙的愛國風氣
- 二、學問之尊敬問題
- 三、教育統制

第三、世界人眼中之日本

- 一、日本人有隨聲附和之癖
- 二、日本國民性之一個解釋
- 三、又一解釋
- 四、日本之體面問題
- 五、日本廢棄條約之反響如何
- 六、條約廢棄後之日本新案
- 七、美國人之言

第二章 不合理時代之自己批判

第一、老人支配階級之煩悶

- 一、海軍大將起用之意義

- 一、舉國一致的內閣
- 二、強力內閣卽是微力內閣
- 三、資本主義發展之回顧
- 四、內容之發展與機構之摩擦
- 五、老人與官僚之任務

第二、日本重臣論

- 一、重臣會議之形態
- 二、明治維新之武斷派與文治派
- 三、行動階級之抬頭
- 四、重臣與內閣之衝突
- 五、西園寺公之心事

- 六、代重臣而興的新勢力
- 七、中心勢力之移動
- 八、重臣之將來

第三、第二黨之出現

- 一、軍部變為政黨
- 二、第二黨之政策
- 三、國際危機與其認識

第四、封建主義思想之復活

- 一、自由主義不顛落
- 二、政治之殞落
- 三、右翼進出之理由

第五、自由主義批判之批判

- 一、言論自由與自由主義
- 二、嘲笑之癖
- 三、自由主義是什麼
- 四、馬克思主義者之獨斷

爲什麼我要做一個自由主義者

爲什麼我要做一個自由主義者

一、不可獨斷

朋友！

前此，我著了一部書，叫做「生於激動期」。在那裏面，對有緣的讀者諸君，曾經老老實實的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憚煩瑣，我將再把自己表白一番。在雜誌上行文，好比在雜院住家，不便多說廢話。這本書，是單行本，是我一個人的茅廬。既承讀者不棄，光顧茅廬，我得慢慢條斯理的和諸君細說衷腸。不這麼辦，心裏怪難受的。

話從根兒上起吧，朋友，我們活着在這世上，爲什麼啦？曰人生之目的，曰生存之意義，瞧着好像哲學題目，叫人心煩。但是我們平常人，活在世上，也得有一個目的吧。讓我說，我們爲自己的幸福而生存，大致也近情理了。反過來說，我以爲，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他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努力。

話說到這一步爲止，該還沒有人提出異議。再問，所謂幸福者何耶？回答這個問題，可就千人千見萬人萬說了。苦菜也有蟲兒吃，那是天生的嗜好。儘有人自以爲幸福得了不得，他人乃嗤之以鼻。又有國家自以爲抱着一個極高貴的理想，他國乃只見其滑稽愚妄。

英國批評家威爾士說：「日本人和德意志人以苦行爲快樂。」這話並不假。日本人和德意志人，的的確確，不像英美人那樣愛舒服。日本人常自誇耀：「我有一片酸蘿蔔，便能充飢。」英美人上火線打仗，還想把寢臺運到戰壕裏去。兩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一方以國家爲手段，以完成個人幸福爲目的。一方以個人爲材料，以發揚國家精神爲目的。重國家者，把爲國盡瘁，當做光榮；猶如苦行和尙，把砍柴挑水，當做功德。重個人者，對他們這種僻行，永遠的大惑不解。

幸福的內容，雖說是，沒有一定標準。我們仍可找出一個共同的目標。這目標便是：第一、人總要生存，生存，便需要衣食住物質供給，而且需要供給安定。那末，物質

的安定，應當爲人類共通的目標。此外，不無別的目標，先從這個目標入題吧。

二、無私的社會

朋友！

我們頭一宗要緊的事，不是要生存嗎？生存得自由自在，便需物質安定，各位想必不以鄙見爲非。由社會問題看來，所謂社會的不平，社會的弊害，都是以財富爲中心而表現的問題。我們不是說社會弊害，全由經濟而起。後文關於此點，尙待細論。此處且說我們的理想社會是什麼？蕭伯訥說：「我們的理想鄉，一個木匠的姑娘，可以自由和一個大地主的少爺結婚。」這話是很平正而容易了解的。雖然有少數貴族迷特權迷的人，不肯贊成。

這樣的理想社會，如何才能實現呢？照現在的社會組織，生產是爲私利而生產，分配是爲私利而分配，決沒法子，實現我們的理想。有人說，現在世界，尙苦生產不足

，應由各人充分發揮其自私自利之心，開拓事業，增加生產。而且現代的物質文明，正拜資本主義之賜。誠然，誠然，但看看這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混雜忙亂，缺乏條理，能登人類於永遠仁壽之域嗎？誰都知道，那是辦不到的。

換別的詞兒來說：我們在歷史上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往古之世，把道德看得很高，經濟看得很輕。經濟地位，屈居在道德之下。第二階段，近古之世，以及現今，經濟獨立，倒把道德踏在脚下。有這麼一句俗言：「買賣還買賣。」在買賣場裏，現錢現貨，爲第一義。什麼交情，面子，地位，權力，買賣人滿不計較。這是產業革命以來繼續不斷的現象。可是，經濟一天一天的發達，社會現象，又要改變起來了。

於是乃有第三個階段，目下就要到來。資本主義，重利輕義，弊害日滋，社會不勝其苦。從前牠所貢獻於社會的利益，現在不復需要。牠的任務，算告終結。再次來的世界，我們應當努力，把奔放不羈的經濟勢力，抑壓下來，教牠仍舊隸屬於道德之下。

具體的說，那是一個什麼世界呢？那是一個無私的世界。財富是公有的，爲公衆而

生產，爲公衆而消費。無論怎樣的大量生產，決無生產過剩的毛病。在那個世界，消費方面，人人是平等的。像現今，一個人保持鉅萬財產，憑藉聲勢，支配他人生活的醜惡現象，那個世界內，便不能有。一方面沒有百萬千萬的富翁，他方面也沒有謀生無路的窮友。所謂社會的不平，就某種意味說，可以謂之消滅了。

諸位一定要問，那樣的社會，辦得到嗎？我也懷疑在最近的將來，那個社會，未必能夠實現，不生流弊。這話，往後我還要仔細說明。此處且說一層絲毫不用疑惑的事。假如真有那麼一個社會出現，人類生活，要比現在幸福多了。既然比現在幸福多，我們就該出力，促其實現。所謂理想，所謂希望，所謂主義，所謂政策，都不是今天想起，明天就可以成功的。把目標高高舉起，足向前行，走近一步，算一步。不慌不忙，不達不休。我們以社會人自居者，這不是我們的義務嗎？

三、犧牲宜少

朋友！

我們第一目標，已經定了。第二問題，在目標，如何實現？說到此處，人人意見，很難一致。蓋多數人之目的相同，而實現目的之方法，則各有各的主張。

然而，還有一點，應該大家一致贊成的。就是，若果有兩種方法，都能實現我們的目的，則應採用犧牲較少的一種。我們已經有現成的幸福，如言論自由，不受非理之逮捕，非法之處罰。我們有一個社會秩序。這秩序，驟視之，不值什麼。仔細玩索，才知道確立這個秩序，曾經千年以上高貴人類的努力。今日我們開口閉口說資本主義如何惡劣，社會現象，如何不平。誠然，這都是真的。但回想三十年前我們做小孩子時代的生活，那不精得更厲害嗎？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社會，改得比現在更好，使人人都享幸福。不是要把社會改得

比現在更糟，使多數人戰戰兢兢。現成到手的幸福，萬不可以隨便犧牲。假使犧牲五個舊幸福，創造五個新幸福，以損抵益，毫無所得。豈不自費工夫？而況現成的五個，是確確實實可靠的五個，新獲的或預約的五個，那就非多看幾年，沒有把握。西諺有云：「手裏一隻鳥兒，勝似林間的兩隻。」日本人常說：「畫餅不可以充飢。」我們現社會已有的幸福，萬萬不可為理想中空描的幸福付之一擲。

原諒我說這樣平庸的話。怪不得我，只怪社會科學，遠不及機械科學之進步。凡社會科學所預告之將來，十成九，沒有把握。蘇維埃聯邦，即算比帝俄時代，情形進步，進步能有幾何？費偌大的犧牲，得到今日這一點進步，仔細把算盤一打，有點不值吧。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求幸福」是人類之目標。至若經濟改造，對外發展，都不過手段而已。馬克思說了那麼些的艱深理論，結局，也不過是替人類想出一個較好的生產分配方法。我並不輕視他的成績，不過要說明白，他的成績，充其量，只是一種手段，決不能當做人生最高之信仰，如宗教然。爲人處世，務要把目的與手段，分別清楚。一切手

段，事關次要，應當隸屬於目的之下，才合道理。

四、尊重國民性

朋友！

不拋棄我們現成的幸福，以最少之犧牲，實現我們所希望的理想社會，要怎麼辦，才行呢？反轉來說，怎麼辦，就不行呢？

第一、要順着國民性才行，違反國民性，不是好消息。國民性到底是怎樣來的，姑且勿論。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各國有各國的國民性，決不能混爲一談。在俄羅斯行得通的事情，移到中國，便相繫柄。在日本行得通的事情，移到法國，或成滑稽。這類現象，隨處可以徵驗。

關於此點，我的立場，與馬克思派，截然不同。彼等主張經濟法則，不受國界人種之拘束，通行全世界。全世界之普羅是一家人，全世界之布爾喬亞，又是一家人。勞動

者應該放棄其愛國心，放棄其國民主義，而聯合全世界同階級人一致奮鬥。彼等共同所有，只有一副鎗鍊。所謂經濟理法，在一國說得通者，在他國也無條件的說得通。這些話，我不相信。我相信各國有不同的歷史，不同的傳統，不同的種族偏見。橫分世界為有產無產兩大階級，決非容易辦到的事情。

翻過來說：我的立場，與保守主義者，也自截然不同。他們完全否認人類有共通的自然法則，他們常以為本國有特殊獨到的精華。日本國粹派常要把日本放在進化理法以外，偏僻鄙俗，令人失笑。總而言之，以一切西洋教育西洋精神為與日本不相干者，愚論也；以一個經濟理論，無條件的可以通行全世界者，妄說也。兩者同是錯誤，不可相信。

這樣，我們一面反對馬克思派的公式論，他面反對右翼團體的自國至上絕對主義。我們知道歷史傳統的力量很強，也不否認人類有逐漸大同的傾向。顧慮着國民性，順應着世界大勢，向進步的道路上走。眼光追隨那超國界的人類幸福，脚步不與日本大眾相

離太遠。雖然他們受狹義愛國教育之影響，偏激獨斷，在所不免，有時候幾疑日本已回到幕府末年。

五、右翼與左翼同

朋友！

若是現代社會弊害，都由資本主義而發，我們只要打倒資本主義，便成功了。若是打倒資本主義，非用激烈手段不可，我們採用馬克思主義去幹，最相宜了。然而，我不相信。

從來解說歷史的人，盛衰興亡，歸之於君相賢愚，所謂人的要素。自馬克思出，才指出經濟變遷的必然性，非人力所得而左右，確不失為獨具炯眼。但把一切一切，歸諸經濟，抹殺其他諸多原因，也未免過於誇張。

我們以為資本主義，固然可恨，同時還有一個封建主義，切須掃除。馬克思派開口

閉口，說掃除封建主義的責任，應由他們負荷。依我看來，馬克思派本身正中封建主義之毒，那有資格，掃除封建？

十幾年前，英國勞働黨在議會提出一個「產業社會化」的法案。這個法案，並無通過之望，勞働黨特提此以擴大社會主義之宣傳，與保守黨爭聲勢而已。勞働黨議員史諾登（此人後來做麥克唐納內閣的財政大臣）於說明案由之時，指着保守黨大聲說道：「你們阻碍社會的和平進步，和共產黨毫無分別。」雖當時保守黨員固然反駁，但我總覺得史諾登之言，頗有至理。

請看，共產黨與保守黨相似之點，果然如何？

他們都主張以暴力貫徹其自己的主張，他們都主張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獨裁。他們都相信國家（或社會）有絕對性，對個人無妨加以壓迫。他們都主張到必要時，可以剝奪人民在憲法上應得之權利。他們都是自由主義的敵人。

我們出席講演會的時候，對聽衆極目一觀，每回每回，都發見一種神氣十足的人。

他們在未曾聽講以前，早已滿臉露出看不起講演人的表情。他們不管人家說什麼，早已有一個成見在胸，牢不可破。假若他們是久經研求，深思熟慮而有所得，那倒無可非議。可是他們往往是二十歲乃至二十三歲上下的青年，從那裏來那麼堅強的自信力呢？打聽打聽他們的立場，不是左翼的健將，就是右翼的鬥士。他們執意抱持所信，決不傾聽異說，增長自己的見識。

這種人的立場，生來就和我們做對，更不用加以說明了。我們尊重人類在歷史上長期的努力，只願與人平情說理，而他們尊重自己，不惜使用暴力，強人服從。我們認憲法保障人民之權利，不可侵犯。他們眼中，沒有法律。

無論如何說法，左翼右翼，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源義經與成吉思汗，是否一人，不得而知。左翼右翼，同趨一轍，則情狀顯然，天下人共見共聞。其不同者，左翼拿唯物辯證法做法寶，右翼拿歷史的感情做武器。用左翼克服右翼，是謂以暴易暴，用右翼克服左翼，是謂拒虎進狼。兩者俱無足取。若欲導國家入於坦途，惟有請出自由

主義來。

六、爲何要反對革命

朋友！

把自由主義分在一方，馬克思主義與封建主義分在一方，分清楚後，我們再發議論，比較的容易了解。

我們知道現社會中，潛伏着許多弊害，我們對資本主義，決無好感。但若有人主張用暴力改造社會，打倒資本主義，我們還是立於反對地位。就日本現在情形看來，難保不有一天發生暴力革命。現在的教育方針，政治結構，無異乎製造革命機關。我們爲避免重大犧牲計，應不辭各種各樣的努力。

我們爲何要反對革命呢？我在前著「混迷時代之生活態度」一書中，曾經說過。第一、由革命而建立一個新制度，誰能保證比舊制度好。誠然，新制度裏，取消了資本主義

。但社會弊害，不全由資本主義而生。從政的高官，受治的人民，不能從天而降。他們仍舊是前社會遺留下來的人。怎管經濟組織變更，營私者仍要營私，舞弊者依然舞弊。不但此也，政治階級之權限，比前更大，爭權奪利之衝動，比前更濃。包攬把持，幾乎遮天。在舊社會中，輿論機關，對於政府，尙可以自由發言，自由攻擊。到新社會，支配階級挾其雷霆萬鈞之力，行其統制言論之政，不許旁人說話。試問純良望治的人民，受得了嗎？

第二、社會有變革的時候，到底是那一派應運而興，神仙也猜不透。假若有人說，不管誰來都好，那至少他希望後來的政府，對他本人，不加壓迫，或是和他有幾分臭味相投的處所。若是出來一個和他做冤家對頭的政府，他還能消消騰騰地說寬牌大話嗎？

不管左翼的朋友也好，右翼的朋友也好，未必有把握一定能擁戴自己的人上台吧。就最近的形勢看，也許右翼上台，比較可能。但是一班知識階級的人，對於現在的右翼橫行，早已頭痛。若再來一個右翼政府，大家心情如何？至若另有些人，相信左翼可以

上台。三十年後，五十年後，我看不清楚。若說在最近期間，左翼朋友，能夠拿日本的政權，那真是閉着眼睛演公式，自己哄自己。意大利的左翼，曾經盛極一時，厥後如何？憲意志的共產黨，曾經鬧得熱氣薰天，現在怎樣？

第三、假若現在日本，真起了社會革命，我敢斷定，決不是共產主義的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那一定是野蠻主義的現形。已經發達了的經濟機構，被毀無餘。一切組織，破碎支離。這種經驗，我們在外國早看見過了，仍有人要拿來日本試一試，其人是否別有肺腸，非我所能了解。

七、自由之厄運

朋友！

我反對右翼與左翼的激烈手段，上述理由，不算詳盡。以下還有一個根本理由，就是關於人類社會進步的觀察法。

我以爲人類進步，乃教育與研究之結果。所謂言論自由，亦從這個角度看，才覺可貴。大目的在人類之進步，個人自由，於人類進步爲宜，自由可也，個人犧牲，於人類進步爲宜，犧牲可也。現在文明各國，尊崇自由，爲的是大家相信自由有造於人類進步。

但是，在右翼獨裁或左翼獨裁之下，隨便他們說得上天，他們總沒法子爲自由言論自由研究留一席之地。愛因斯坦之相對論，全球人士，奉爲瑰寶，而德意志國家，不許此偉大的思想家側足而立，並其學說，亦遭擯棄。何以故？因爲他是猶太人故。最近希特拉把柏林大學校長的寶貴椅子，交給一位三十七歲的獸醫先生，論年齡，論學位，皆極不相稱。只因他是國社黨刮刮叫的黨徒，他便傲然坐在椅子上。

這類的例，何必老遠的上外國去找呢？日本在非常時非常時三字呼聲之下，把學者四五十年苦心努力研究出來的重要學說，隨隨便便，勒令棄擲。照這種傾向演下去，大家試想，要鬧到甚麼地步，方算了結？

不過，把遏抑言論自由的罪過，專推在右翼的頭上，殊欠公平。關於這件事，左翼主張，完全與右翼相同。試看看蘇維埃聯邦的情形，有絲毫言論自由的痕跡嗎？史泰林與脫崙斯基意見不合，自外國人看來，那是極尋常的小事，而在俄國，便演出史脫不能兩立之慘狀。近者基羅夫事件發生，幾十位知名之士，不待審判，便處死刑。問那些人身犯何罪，僅僅是平日言論，與政府當局，不甚相入，由是便被認為危害政府的叛徒。

同情於蘇維埃的人們，或者要說，殺反對政府份子，不是俄國獨有的現象，別處也有。誠然，天下有以死刑待政敵的國家，却也有與政敵雍容坐論共濟國事的國家。俄羅斯費了那麼多的犧牲，造一個理想鄉，只是如此而已，我不能不替他們抱失望之戚。

他們又許要說，這乃是達遠大目的之過渡時期。這話，他們會說，希特拉也會說。我們老實不客氣，反對人類，在世界上，創造出這樣的過渡時期。不用過渡時期，就沒有方法，達到他們所謂遠大的目的嗎？他們的過渡時期，幾時終結呢？他們企圖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何年何月，出現呢？

布哈林說：「遠着哩，遠着哩。勞動階級能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罪惡——懶惰，怠慢，違抗，驕傲，等等，鏟除淨盡。」

蘇維埃當局，對於舊社會各種的罪惡，很熱烈的加以斧鉞。無奈江山易改，人性難移。

布哈林又說：「勞農國家，想達到不用刑罰不靠法律的那一天，須在新社會下，換過兩代人，乃至三代。」

如此說來，所謂過渡時期，大概要經過兩代三代！

說良心話，我們文章之士，對於右翼，十分討厭，而對左翼，時或寄與多少的同情。方其搖筆弄翰，責難右翼之詞，多于攻擊左翼之語。遂有人謂文士批評思想，實挾二重標準。我請聲明，我僞不是對左翼激烈手段，表示寬容。我們對於右翼左翼之終極目的，孰為合理，孰為向上，確乎心有邱壑，意存軒輊。判斷價值，由是分岐。

八、自由主義之界限

朋友！

若是你聽得入耳，認自由研究，自由討論，有益於人類進步。那末，你一定不贊成左翼與右翼了。你一定大搖大擺走向自由主義的門前。爲什麼呢？因爲只有自由主義，容許別人發表各種各樣的學說，歡迎反對，尊重辯論。

最後，請再申說一次，我爲什麼要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所謂自由主義，作何解釋？

第一、我以爲資本主義，任務將終，在新社會裏，應有新的組織。在新組織之下，一切生產機關，不爲個人利益而存在，而活動。社會主義，將代資本主義而興起。

第二、資本主義，既要請退，同時還要請封建主義，告老回鄉。現在社會所認爲作古作怪的東西，不單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也是害人根苗。把害人的程度，上文說過，與馬克思主義，並無差異。靠牠來制服馬克思主義，或靠馬克思主義來制服牠，都無

希望。反之，剋制牠們，只有請自由主義挺槍出馬。縱觀全世界，凡和平進步的國家，那有不賴自由主義做平衡國家的中心勢力的？

第三、我們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之外，還要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擁護現有的文化特權。我們不贊成捨棄已成文化而向結果未明的新文化途上冒險行走。馬克思主義者，因為要改造車站，先把火車停駛。我們則主張一面行車，一面改造。

第四、我們不崇拜偶像。共產主義者以馬克思為偶像，認馬克思學說為天經地義。自由主義者一面尊重他的卓識，一面反對他的偏見。右翼的人，不認本國有絲毫的錯誤，自由主義者知道本國當局，也是人類，人類都不免于過失。即是本國政府，也許做出對不起他國的事情。自由主義者不假愛國之名，釀斷一切。自己愛國，也容許他人（意見不同的人）同樣愛國。凡相信一樣東西，認為絕對，即於進步有妨。唯物不是絕對的真理，唯心也不可以做絕對的信條。知道偏走一方，都有缺點，纔能走進發明與改良的坦途。研究自由，所以可貴，端在於此。知研究自由之利的人，認萬事萬物為相對，而

一切偶像，爲無意義。

第五、我們寶愛和平。有人說：「最善之戰爭，不如最惡之和平。」這話未免過火。但自由主義者總以爲和平是利多而害少，戰爭是利少而害多。左翼時時刻刻，想在國內，爆發階級戰爭。右翼時時刻刻，想對外國，爆發霸權戰爭。自由主義者，兩不贊成。我們主張在爆發戰爭以前，務要盡一番內省工夫。只說別人的無理，不顧自己的虧心，那是我們極端反對的。不過，愛好和平，絕不流于因循姑息，我們永遠抱着爲正義而鬥爭的熱意與精神。

第六、除掉自由主義者，對於政治，都沒有卽今可行的方策。馬克思派主張勞動獨裁，在獨裁制未成立以前，他們只講破壞，不講建設。法昔西派把前人用血汗購來的憲法推翻，開口擁護國粹，閉口恢復固有文化，固有精神。問他們具體方案如何？却還是一張白紙。再問他固有二字，須回復到古代何年何月爲止？我們近幾十年，於聖代恩澤之下，模倣外國的努力，竟自一文不值嗎？

我們老實不客氣，反對左翼，反對右翼，站在正中間，主張中庸進步之道。我們有具體的方案，實施的步驟。歷史明白告訴我們，自由主義者天天在那裏推動國家，向前進步。

不能再詳說了，採取上述立場的人，即是我們所稱爲自由主義的同志。

社會改革，不是魔術師演新奇手法一類的事，是石匠砌築牆垣一類的事。須要樸樸實實一塊一塊的石頭向上而砌，向上而築。不求近功，不走偏鋒，不中道而頹喪，不冒險而急進。說我們平凡吧，平凡二字，就是我們的長處。

第一章

現代日本之姿態

第一 東與西之比較

一、不許發笑

在日本，目下是非常時。非常時政治家的秘訣，是不要笑臉向人，而且，不許國民發笑。

非常時，好比吃白片肉，粘芥末，外帶生姜炒辣椒，出點眼淚，才是正味。若是邊吃邊笑，那就不對勁了。所謂非常時者，須要高聲朗誦：「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那樣的句法，萬不可來一個「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叫人肉麻。肉一麻，心一寬，面龐兒上，再露出一點嫣然之態。乖乖，弄得不好，變為一聲冷笑，那就要糟天下之大糕！

全國的人，正在做古正經，板起面孔，開步向前，忽來一個人把嘴一扁，鼻子一哼，全場空氣，為之鬆懈。再如有人繼之以呵呵大笑，似乎嘲弄那些正經人是矯揉造作，自此天下事不可復問矣！

所以目下日本風頭最健的幾位偉人，都是年三十夜討濫賤的嘴臉。候補內閣總理平沼麒一郎，鈴木喜三郎，兩人，正合資格，領袖羣流。有一次，小子何幸，得與平沼候補總理同席。世俗通例，飯後茶餘，說點笑話，開一開胃，可以補助消化。那天，聖人在座，集天地嚴肅之氣於一身。酒席方散，大發其正心誠意敬天法祖的偉論。小子無法，洗耳恭聽，回到家中，背脊骨發三日酸。才曉得生值非常之時，得見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味。鈴木先生，小子也有緣，得拜山斗。我見了他，彷彿是吃核桃皮拌芝麻醬。天呀！我決不是說他相貌長得不漂亮，我是說他太缺乏幽默的表情。拜上拜上，諸位仁兄，千萬莫把這話對鈴木太太饒舌。

諸位看了我這一番議論，也許提出抗議。我日本還有一位候補內閣總理清浦奎吾，他老人家，一副長臉，看起來還不幽默十分嗎？誠然誠然，清浦先生，有點特別。假如你要旅行，從他的額角出發，走到領下，非帶一升白米作糧食不可。笑不笑由你，他老是那麼長長的。但是，我也有道理。俗人形容長臉，以馬爲喻。長臉就是馬臉。你看見

馬先生發過一次笑嗎？

倒是現任內閣總理岡田啓介，有點不合時宜。他那副團團的臉，老不發愁。幸而東鄉元帥出殯，他去執紼，曾經裝出一副哭臉。寄聲總理，一年三百六十日，老照着東鄉元帥出殯的那一天吧，相業之隆，可立而待也。

一一、外國人非常時之嘴臉

日本人非常時作與一副賣牛肉的面孔，走到外國，也通行嗎？不錯不錯，外洋也有非常時的國家，只要她在非常時中，上上下下，就得板起面孔來。

最好的例，請看意大利莫索里尼的相片。不肯遊歷羅馬，見過莫索里尼本人。雙目突出，牙關咬緊，一輩子沒有笑過。聽說他有一個最愛的孫兒，喜歡抱在膝上。有一次，孫少爺不客氣，在宰相衣襟裏，疴一泡尿，他氣得苦笑一聲。這一次笑，是他做宰相來最初的笑，恐怕也是最後的一次。諸位沒見過他，請上淺草公園見見千手觀音菩薩，差不多九成相似。

英國批評家威爾士，對於莫索里尼的尊容，曾經唐突了這麼幾句：

「看他那副神氣，什麼玩意兒？腦子是空虛的，思想是幻迷的。時時刻刻，裝出和人拚命的模樣。他在那裏自己嚇自己吧。他是怕屋角裏鑽出刺客來嗎？不是，不是。他是怕見光明，怕見真理。他怕人家小聲說話，他怕人家背後畫符。翻開他過去的紀錄，鮮血淋漓，不許人說，不許人寫，恨不殺盡天下批評家。」

威爾士爲什麼這樣奚落他，我不明白。嫌他的眼睛大，鼻子尖朝天，這不能怪他，只怪他的父母，作法欠佳。至于威爾士和莫索里尼鬥勁，那畢竟是威爾士甘拜下風。人家是十餘年穩坐銀鑾殿的鐵腕宰相，威爾士跳來跳去，仍不過一介窮酸。最近威爾士對於德謨克拉西的學說，一再改良，有對莫索里尼表示接近的傾向。

擱下莫索里尼不提，再談一談德意志的希特拉。他的面孔，賽似守望門寡的節婦，凜如冰霜。本來他生於貧家，吃一頓，餓三天，自幼沒有學會歡喜。直到現在，沒討老

婆，親乖乖，跪踏板，扯媚眼，那一類的工夫，他完全是一個老外。雖然嘴唇上裝着買波林式的小鬍子，唱的戲，總是包老爺，打龍袍。

且插上一段閑話。老婆與笑的關係，沒有人用科學的方法，列出方程式來，我認爲是學術界的憾事。有名不露笑容的人，日本政治家平沼，是一個單身漢。德國元首希特拉，又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依我看，老婆與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反過來說，離開老婆，笑之爲物，不能單獨存在。長谷川如是閑先生，一張貧嘴，挖苦死人，若有人怕他挖苦，趁早替他做媒，娶一個太太。

我再演一個公式給大家瞧。想做偉人，先絕笑容，想絕笑容，莫近婦人。反過來證明，不討老婆，卽有做偉人的希望。英國宰相麥克唐納，鰥居三十年，乃由勞動領袖熬資格熬到內閣首班，今猶任樞密大臣。我日本前任文部大臣鳩山一郎，臉長得太圓，夫婦倆感情太厚，乃致站脚不穩，紗帽過河。諸位仁兄，有志於高官厚祿乎？趕快回去，和黃臉婆兒離婚。

地球翻一個邊，走到太平洋的彼岸，北美合衆國，人情風俗，可也就翻邊了。合衆國大總統羅斯福，是一位哈哈大笑家。他的太太，和他恩愛，迥異尋常。「總統一天到晚，東跑西跑，我想起他來，便朝哈哈多處去找。」這是某次他太太對客人所說的話。普通美國人三日不笑，便上醫院，請大夫給包笑藥吃。美國國民性和日本國國民性，真是極端相反。電影明星，以滑稽大王爲最受歡迎，而日本則以悲劇名家，居伶工之第一線。美國政治講演，幽默談諧，是爲上品。日本則要求聲情淒楚，言論激昂，有時候，上台下，涕淚縱橫，大家哭做一堆，那才是大成功的作品。

二一、日本政治家之要件

在日本，做政治家，需要一副可怕的面孔。仁兄若是不幸，生來面目韶秀，那你非倒霉三十年不可。不願倒霉，卽應加緊學習裝做鬼臉。總要帶幾分殺氣，才與富貴有緣。

其次，你要學習沉默，沉默得像啞子一般。假如你喋喋多言，那就是餓飯坯子。每逢政變，大家所認爲可以接受政權的人，總是向來不發表意見者。平沼麒一郎從來不談

政策，人望極高。宇垣大將的抱負如何？清浦奎吾的經綸安在？近衛公爵打算做些什麼？天知道。可是這幾位先生，都是候補內閣總理。

我們上綳緞莊買材料，先看花樣，看質地，看價錢，心裏算計，做得了以後，是個什麼樣子，然後叫下剪刀。錢不能胡花，東西不能濫買。可是大日本帝國定購一位內閣總理，既不看貨，又不講價，糊裏糊塗，就請上台。上台不到三個月，倒閣運動，又復開始。

啞子總理，站在台上，可也不能像鎌倉的大石佛，一輩子不開口。萬一需要開口，該說什麼才好呢？

必得說「皇道」「東方文化」「拼命上前」「大丈夫生而何榮死而何懼」這一類莊嚴雄快的話頭。講到辦法，最好是讓聽話的人，摸不着邊。時時刻刻帶着「精忠報國」的表情，那你就怕民衆不跟你走。

西洋人與東洋人，都願意捧可怕的面孔。至於裝啞巴，則只是東方文明，西洋人不

大了解。莫索里尼愛說，希特拉也愛說。甲寫一部「莫索里尼自傳」，乙寫一部「我的鬥爭史」。風行全球，極宣傳之能事。羅斯福總統，還替日本報紙寫稿，大把的老頭兒票，往口袋裏塞。他們常和我輩文士競爭市場，教我輩望而短氣。

試就日本想想，假如齋藤實先生寫一部「慢慢動哲理」（齋藤任總理時，綽號慢慢動）或者岡田首相寫一部「不動辨證論」（岡田綽號不動）交千倉書房出版。書房老板，一定畢恭畢敬，送他們三百大洋錢，買一百字。假如書房老板，用皮包帶上一捆一捆的鈔票，上首相衙門送稿費。我日本愛國團體，以及普天下搖唇鼓舌之士，難免不掀起風波，說他們變相受賄，這也是東方文明之特色。

還有一種東方文明，就是家庭關係。荒木大將的兄弟，受點物議，大將感覺責任，非辭職下台，于心不安。英國首相包爾溫的兒子，贊成赤化，攻讐老父，英國輿論，却不生半點問題。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少爺，和少奶奶離婚，小姐和姑少爺打官司，社會視之，如春風之過馬耳，不關痛痒。兒還兒，爺還爺，私事且然，公事更各不相干。

四、各國不景氣救濟法

「初到西洋去，不懂西洋規矩的人們，只要反日本之道而行，就合乎西洋規矩。」這話不免有點過甚其詞。但就政治情形看，東西相反的地方，確實不少。

最顯著者，莫如近三四年來，不景氣救濟方法之東西不同。原來世界各國，自一九二九年來，都鬧經濟破綻。到處逢人，說不景氣。不景氣如一陣大風，大有吹倒民主政治之勢。財政上鬧虧空，現出赤字預算，經濟上鬧恐慌，流行政府統制。各國政治家，都爲着不景氣問題，左右爲難。

英國首先把褲腰帶緊下來了。英國國民，好比江湖上的老英雄，臥病在床。手脚不靈，奄奄垂盡。但是鄰舍失火，生死迫于眉睫，老英雄一掙紮，便從窗戶跳出院，猶顯出當年威風。麥克唐納，在經濟問題發生破綻的剎那，毅然決然，犧牲黨見，和三十年來一手創造的勞工黨同志割袍絕交。與正面敵人保守黨聯合一致，拿取消赤字財政做標語，競爭選舉。選舉勝了，他便大刀濶斧，行其全國上下共緊褲腰的政策。麥克唐納

所施行的政策，對與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們總不能疑心他是爲保全祿位而變節。當歐洲大戰的時候，他站在工黨立場，反對戰爭，主戰派要他的命，也沒有把他嚇退，他何苦到今日來變節呢？

這一次，他爲貫徹救國政策之故，犧牲黨見，老同志不免罵他，賣黨求榮。但他本人，毫不在意。他一心一意進行他緊縮財政克服赤字的工作。所得稅每一磅增徵六片士，官吏薪水，上級扣減一成五分，下級扣減一成。工人失業津貼，扣減一成。對金融界，頒布現金出口之禁令。他的政策，是對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働社會三方面公平地都加負擔。站在國家總體的立場，不站在勞工片面的立場。

上來敘述英國財政緊縮的經過，有似乎在球場替打球人計點數，無甚趣味。但是日本人拿自家經過比一比，就知道人家所作所爲，不是等閑之事。濱口內閣的財政大臣井上氏，提議官吏減俸，全國騷然，賽似打動一窠黃蜂。看着看着要影響到內閣本身的生命上來了，井上先生，不得不撤回主張。最妙者：諸位請記在腦筋裏，平日反對赤字預

算最力的某新聞紙，此時却又首先反對克服赤字政策，牠似乎是以反對爲專門職業——當然是不負責任的反對。

日本的官吏——中產階級，既不肯爲國輸財，那末，增加所得稅，取之於資本階級何如？在現今的日本，誰辦得到這一層，我拜他爲師。

日本人最願意高聲喊叫，擴張軍備，救濟農村，修築道路等等政府應辦之事。但是一旦政府請人破鈔，越是聲音宏亮的人，越溜得快。所以高橋財政大臣的秘訣，是今年發公債，明年又發公債，談到增稅，他老人家總是說時機未熟。依我看來，冷水煮雞蛋，再煮三年，仍是未熟。

日本國壓根兒就沒有工人失業津貼這麼一個東西，抓和尚抓不着辮子，勞工身上，無油可擠。人家英國的勞工，沒有職業的時候，政府負責。養活他們。當然，那一份口糧，不能十分豐裕。吃慣了現成的工人先生，忽然少領一成，真有點心痛得很。

可是，麥克唐納，毅然決然，以國家利益爲前提，向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工社會

，公平攤派，濟公衆財政之需要。結果，資本家受了，中產階級服了，勞工社會忍了。去年四月，財政大臣張伯倫在大英帝國國會，報告三年來財政成績，一片喝采之聲，震動屋瓦。那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赤字財政，業已回復黑字。所得稅附加六片士取消了，失業津貼，恢復原額，官吏薪俸，提高到九成五。無怪乎各階級的代表，都喜得把手拍出鮮血來。

麥克唐納離開了政黨的勢力，一個光桿，爲國家幹出驚天動地的成績。我日本的齋藤，岡田、光桿到都是光桿，成績則只知道發公債渡日子而已。說到個人，麥克唐納的將來，以無政黨爲後援故，或將從政治界引退，而齋藤岡田，則穩坐了重臣的交椅，也許齋藤還要過一過內大臣的癮。

五、討厭的赤色

近來，赤顏色，很不走運，人人認爲討厭。女孩兒的襪褲，都改用白色的了。最著名討厭的三大赤色，一爲財政上之赤字，二爲過激派之赤黨。各國甚囂塵上之政治問題

，不是對付赤字，就是防範赤黨。

然而討厭二赤，各國也有各國的特殊風味。就中日本與德意志，最恨赤黨。簡直像少奶奶恨產難鬼一樣，提起名來，就顯膽寒。英法二國，對於赤黨，較為淡然。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地，不是在倫敦嗎？而策劃第四國際，世界革命之脫崙斯基，現猶寓居法國，雖然時常有人主張驅逐。

日本對赤黨那麼兇，對赤字却是意外的寬容。前文也曾講過，英國爲削減赤字，麥克唐納不惜把勞工黨拆得粉碎，而與畢生仇敵保守黨包爾溫自由黨西門郎西孟之流，組織聯合內閣。法國潘嘉勒出馬，要求財政的獨裁，也是爲便於對付赤字之緊急行爲。最近法國內閣，三日鬧一個風潮，五日換一個場面，都是爲對付赤字，大家起鬨。

越大西洋而西，走到美國，那方的政府當局，更強烈的在征伐赤字。羅斯福爲保持財政均衡起見，連丘三先生傷兵太爺的恩給金，都削減不少。向來沒有人敢得罪那些惡老虎，羅斯福挺着胸膛，硬向前衝，贏得一般國民稱揚他爲救時勢的英雄。

羅斯福除克服赤字以外，還想利用財政上之信用，多發公債，興辦公共事業。換言之，他想拿正常收入，敷衍日用，而日用以外，還要拉賬，開辦些新興有利事業。

日本人心理，別有不同。他們不管赤字黑字，年年虧空，年年拉借，把典當舖作吃茶店，朝朝暮暮，不斷往來。外國人以財政破綻爲國家危機，日本人另有一個「一九三五，六年的危機。」越提危機，越要拉借。

岡田內閣倒也好，不倒也好，橫豎赤字預算，是要繼續下去，任誰上台，沒法中止。

日本國民呀！

你們好幸運哩，廉價的日本貨，運向全世界市場出賣，這不叫勞動者賣血汗而叫勞動者享幸福，不叫社會探拚而叫國民努力。日本輸出增加，殺退英國貨，打敗荷蘭商，弄得北美合衆國，叫苦連天。看着這種光景，餓死人也值得。外國勞動時間，一星期大約四十小時，日本人連五十六小時的國際制限，都不肯守。工錢實際，因貨幣跌價，只

有從前八成上下，那些話，更不必管了。

日本的政治家，向着大眾，高聲叫喚「日本精神，打倒一切。」有了這一劑藥，勞動者再多受些罪，也就甘心。聰明的指導階級呀！好好地把這個手法記着吧，赤字不必取消，赤黨不會發生的啦。

第二 教育之國有化

一、莫名其妙的愛國風氣

愛國是人類道德條件之一，誰也不能反對愛國。但愛國成了一種嗜好，一種生意經，乃至一種毛病，可就不敢當了。目下日本，走到那裏，都逢着憂國憂民的志士，你以為他是黃口小兒，或以為他是負販僮夫，他一開口，却有一大篇國家……前途的計劃，社會改革的理論，使聞者起「斯人不出如蒼生之何」之感。少年血盟團，大抵是十七八歲的青年，風氣一斑，於此可見。說老實話，我真是寬脾極了。什麼危機，什麼非常時

，我都不大懂得。我常疑是不是有些人自己雕一個木菩薩，自己喊鬼來了，神來了。這麼好好的一个國家，青天白日的世界，就會發生危機嗎？就會亡國嗎？我到底不相信。

最近，有一位政府要人，和我談過這麼一段故事：

「一日早起，門上報有大學生數人求見。拿起名片一看，上刻救國學生團某某，某某。這些詞兒，聽說中華民國很多，不知幾時，傳染到日本來了。他們既爲國家的大事而來，不能不請進客廳，拜聞高論。」

「話箱子一打開，談的是日美問題。他們說：『日美近來貿易，日本傾於入超，而且一年比一年入超的數目更多。昭和七年入超六千五百萬圓，昭和八年入超二億三千萬圓，昭和九年入超三億四千萬圓……』」

「不錯不錯，他們說的，一點兒也不錯。於是又接下去說：」

「日本對美國的關係，立於如此不利的地位，外務省袞袞諸公，國策安在？」

「說到此處，他們大概是愛國熱誠按捺不住了吧，拍起我的棹子來了。」

「從前的美國，是日本生絲的顧客，年年送「達拉」給日本，現在翻轉身來，他不給我們達拉，還要我們送金圓過太平洋去，難怪憂國憂民的志士，不得不應時勢之要求而興起。」

「可是我也有話問問愛國志士：」

「你們知道日本由美國買些什麼東西回來？」

「志士翻白了眼睛。」

「我又說：」

「日本以紡織立國，可要買美國的棉花。現在是機械競爭的世界，可要買美國的鋼鐵，與汽油。你們看排斥美國貨，排斥那樣好？」

「他們的眼睛更翻白了。」

「我也不覺火起：扣棹有聲：」

「兄弟也曾當過學生，兄弟當學生的時候，研究問題，務必研究精透，在未經驗透

以前，不敢胡亂發表意見，你們讀了幾天書，就要來干與國策？」

以上是某政府要人的談話，他說的是牛皮是實話，我可不能代負責任。

現在日美貿易情形，日本立于不利的立場。學生們注意及此，比完全不注意的人，強多了。但是既經研究，就要仔仔細細分析內容，才有新政策之可言。千萬不要檢起鷄蛋噓鷄公。

在舉國浸淫于愛國風潮中的青年，我願諸君，不要空受概念的撥弄，要深深的了解事實，很慎重的想出不背事實的答案。

一一、學問之尊敬問題

日本人對於學問之侮辱，至近日而極矣。曾經有一個時期，尊重學問，尊重得太過其分。現在呢，反動時期來了。學者四十年五十年苦心結構的學說，賣燒餅的賣白菜的，小夥計都敢批評，而且就能批評到一錢不值。

這固然不是一切的學問，都陷于同等運命。人縱狂愚，兒子患病，決不請花兒匠醫

，他一定請小兒科大夫。醫學博士，仍舊有博士的威風，人們對於醫藥上的學問，不敢輕視。

發明無線電放送的人，無論走到那一國，受人崇拜。這又是學問被尊敬之一例。

應用代數與幾何之混合算法，觀測天文，建造三十三層的摩天樓，越河而過的十里長橋，任憑人如何不服輸，他總不敢否認專家的學問，自己動手。打仗找軍事學家，造船找技術人材，這些事已成定論，誰也不敢冒昧反對。

誠然有糊塗人，不信二加二，等於四，但慢慢地想法證明，他早晚歸於相信。格里雷創地動的學說，政府傳他問話，把他拘禁起來，治以妖言惑衆之罪。哥白尼創天動之說，也受政府同樣的壓迫。但是百年以後，兩家學說，均成了天經地義。

最倒楣的，就是關於政治經濟的學說，所謂社會科學，五百年一千年老在原處來來回回的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出世二千年了。人們把牠當做河濱的石子，堆成一堆，隨又推倒。在社會科學門，誠然也有許多的著述，許多的議論，但是，沒有那一

句話那一部分的研究，可以與自然科學，相提並論，成爲一種定說，一種權威。

那是什麼原故呢？

第一、科學之確實性，必待實驗而後證明。自然科學，可以用實驗的方法，證明理想。是卽是，非卽非，無須乎空口辯詰。社會科學，沒有方法去做實驗。英國社會，決不許人實驗一回共產主義，俄羅斯社會，又不許我們去實驗法昔西制度。至于甲國實驗，施之乙國，情形不同，往往不效。因此經濟學，政治學，直到今日，還是人執一說，家崇一議，無統一之可能。

第二、民衆對於政治經濟問題，有本身利害在內，很容易自己相信自己的經驗，及與自己立場相合之議論。不願平心靜氣，聽別人細剖真理。

加之，日本教育制度，把小孩子腦中，注入一些自吹自打的精神。等到成年，仍難換少年時代幼稚籠統的心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終身弄不明白。對於真理，無法追求，對於學問，不知敬重。照現在日本教育制度往下辦，我不勝爲學問前途，抱戚戚之

憂。

二一、教育統制

日本教育制度之特色，在於中央統制力，特別堅強。一個人在中央把手一揮，全國從風而靡。最近利用無線電放送，全國小學有一定的聽電時間，再加以青年訓練，嚴厲執行，日本教育之中央集權，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

從橫的方面看，同級學校，趨于一律。從豎的方面看，學說，理論，採取「由國家法令規定之」的辦法。既有橫的統制，又加上豎的統制。用一個新名詞來說，日本已實行教育國有化。

教育國有化，當然有許多好處。國民一致的精神，在這個制度下，容易養成。生于列強角逐之世，國民的總體行動，愈堅固，愈佔上風，所以這個制度，在某種意義上說，實在必要。

但是，利之所在，害亦從之。教育國有以後，所謂創造精神，自由精神，獨立精神

，便無法存在了。學生的思想，由長上給他一個既定的範疇。學生的行動，謹謹慎慎追隨着長上的命令。誰也不敢自由，誰也無法獨立，誰也不能創造。從此以後，社會陷入一個凝滯的狀態，永無進步。

要求進步，先須容許異說雜陳。甲一個是非，乙一個是非，是非相攻而辦理愈精，積日久長，非不勝是，而後真理顯出，進步建設于真理之上，不可以統一強求而得。

其次，教育國有，還有一層危險。萬一國家政策有錯誤的時候，誰負責來糾正？稍有常識的人，應明白國家大事，是由少數領袖主持。領袖是人，不是天神，他們的聰明才力，難保沒有遺漏的時候。因此，他們決定的政策，也許於國不利。平日國民，養成了服從命令的習慣，明知國事敗壞，不敢直說。政府當局，依人類好諛惡直的普通傾向，自來不許別人批評，事到臨危，他們還不知道，這不是國家最大的損失嗎？

還有一層危險，凡是思想統一下下雷同的習慣養成以後，必不容人，自由討論。人都須謹守一個既成觀念，言語之間，稍有不慎，便怕被人指為叛逆。在這樣空氣之下

做人，容易養成一種精神，凡前人所說，都是對的，今人所論，必須符合前人所說而後有相當的權威，不然，即屬邪說，或是謬論。生于昭和十年文物完美之世，口口聲聲須高叫回復到古代日本去。我們須知七十年前的日本，是一個被外國欺壓的日本，真教回復，還上算嗎？

或有人要和我辨白，回復古代，只回復古代的精神，古代的道德，至于物質文明，則毋妨日新月異。我們須知道道德精神，不能脫離物質文明的環境。在工商業物質環境中，提唱農業社會的道德精神，那是「非科學的」「觀念的」「獨斷，絕對辦不到的。

一個社會，不許人自由討論，自由研究，勢必萎靡退步。否則進步精神，不能夠和平平的發展，將訴諸暴力以求變革。通觀世界的歷史，凡統一成熟集權極端之後，國家運命，必出於上述兩途。

法國經濟學者西格福里說：「歐洲目下，似有衰徵。但歐洲自有歐洲之將來，以歐洲人有獨立精神，適宜於新的發明。至於日本國民，習於服從，只有做造外貨的能力，

絕少自出心裁的成績。」

外國人的話，我們不必都信，却也不可借他人的批評，提醒自己的思慮。所謂偉大人物偉大國民，切須做一番「虛懷若谷謙以自牧」的工夫。

第三 世界人眼中之日本

一、日本人有隨聲附和之癖

有一位美國朋友，調笑日本人說：

「十個日本人同行，我失神踏傷其中一個人的脚，想不到，那九個日本人，也隨着喊起脚痛來了。」日本關於對外問題，萬衆一心，衆口一辭，沒有半點參差不同的議論，自外國人眼中看來，實係一個難解之謎。

依常理論，在現代社會制度之下，國民一致，不是容易辦到的事。軍需工業者，歡迎對外作戰，即不然，亦歡迎擴充軍備。農民歡迎鄉村建設，工商業者歡迎對外和平，

促進貿易。布爾喬亞有布爾喬亞的理想，普羅階級有普羅階級的要求。利害既相衝突，主張自分門戶，舉國一致，何由造成？

而且，國內政策，與國外政策，總是互相表裏。國內政策，既有許多的派別，國外政策，也不免受派別之影響。日本國內，普羅運動，不是騷擾很久了嗎？他們對布爾喬亞，始終抱有敵意。近來立憲主義與法昔西潮流互爭雄長，亦是明目張膽毋庸諱飾的現象，國內既有這些爭端，何以對外，便鎔成渾然一體？

對外一致，當然是很好的現象，而且是有利益的現象。外國人何嘗不都明白。不過這種現象，別的国家，都難辦到。只有日本，獨呈特色。這其中，有一個什麼原故？

外國人關於這個問題，只說出日本人是習於隨聲附和，並未曾深深追求那隨聲附和的原因。法國新聞記者索華翁所寫的荒木大將會見記，批評日本人的思想，是一個神秘主義。至於如何神秘的內容，他就不細加解剖了。

也許他們以為任何國家，歷史階段，都要經過一個集團精神旺盛的時期。所以毋須

乎細細研究。但是問題決不如此之簡單。日本人相信國家爲一實在體，其尊嚴、其神聖，遠超乎個人幸福之上。對此問題，我倒要不憚煩瑣，手奏刀圭，看看牠的細胞成分，是一個什麼形態？

一一、日本國民性之一個解釋

有英國人曰Harry Emerson Wilder者，曾在日本，做過好幾處大學的教授。最近他寫了一部書，叫做*Japan in Crisis*。他批評日本人說：

「日本人既不肯聽外國人的道理，又不容本國人有互相辯難之餘地，乃由日本軍人相信日本人爲世界最優越的人種。他們負有上天特殊使命，不許外國人或本國人對此信仰，表示懷疑。」

「日本人常以爲學習西洋，只學習物質文明，實用方法。至於精神的道德的範疇以內，東洋哲學，圓滿具足，用不着拿西洋文明去補充。東洋哲學對於社會正義，社會進步，未加注意之缺點，他們毫不覺察。」

「因此之故，日本模倣了西洋人的工商事業，而不接受其關於勞動問題之意見。資本主義，怎管發達；都市之普羅階級，仍享不到近代文明生活。他們不承認經濟的變遷，應該影響到社會制度，政治組織。日本產業狀況，如閉藏在溫室之花木，與四週自然環境，不相適應。」

「世界大戰以後，接着發生世界經濟的崩潰，日本人多少有一點感覺時勢變遷。但他們還是努力要以封建主義反動哲學支配這個新時代。他們以為非如此不能保持國內安寧。」

以上為英人 Harry Denison Wildes 的見地。他以為日本國民一致的精神，乃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抬得很高的結果，把東洋哲學看得優於西洋哲學的結果。

此外他還說日本本國租稅奇重，人民不堪其苦。日本殖民地台灣朝鮮等處，平民生活，更極悲慘。日本殖民地政策為世界最殘酷者。這些話，因與目下提出討論之本題無關，暫置不論。

此處所應審查者，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抬得很高一說，是否正確？不錯，右翼主義者，時常說日本國對於世界有一個神授的使命 *Divine mission*。但是我以為這個答案，不足以解決我提出討論的問題。英國人何嘗不自誇她對世界有傳播基督教文明之使命，美國人法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各有各的宗教的文化的種族的自誇，但這些國都不因此產生國民一致的精神。

二二、又一解釋

就日本國民性，加以解剖，而得與前論正相反對之結論者，有英國司馬慈氏。前文說，日本人相信自己比他國人優越。司馬慈說，日本人憤恨自己不如他人。所謂 *Inferiority Complex* 即劣者感是也。

司馬慈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在倫敦講演國際問題。他說，全世界難問題之發源地，為德意志與日本。德意志人犯一種病，他老覺着人家瞧不起他。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法國人並行，德國人總疑心法國人欺負他嘲笑他。國社黨之勃興，起源於這種心理作用。

司馬慈沒明白說出，日本右翼運動，與德意志國社黨運動，同由劣者感出發。但英國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報，錄司馬慈氏的演詞，加以按語，即說及日本人右翼運動心理作用，正和德意志國社黨的心理作用相同。以下試摘譯該報按語一段：

「司馬慈氏之意，以爲東洋的暗雲，影響到國際一般的空氣。推原其故，乃東洋人對西方勢力之侵入，採取，乃至統治，之一種反抗。近百年來，西方勢力，在土耳其，在波斯，在印度，在中國，在日本，曾經繼續不斷，作同一方式的活動。因此，現在有亞細亞主義之勃興。日本國做了亞細亞主義之中心指導者。照荒木大將的意思，日本將爲全亞細亞之利益而有所行動。諦視他們的心理狀況，與德意志人之「劣者感」反抗精神」如出一轍。」

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與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會議，日本均承認對英美保持劣勢的海軍。但至現在，日本不甘心承認了。世界列強，無論如何，不能把日本人這種向上

心壓制下去。猶之乎德意志現在不甘心保持劣勢的陸軍，法國把他，無可如何。日本劣者感之激昂，有更甚于德意志者。因軍備之外，還有一個種族見解，梗在心頭。西方某國，對於日本，加以有色人種之差別待遇，益益挑發日本人之火氣。

以上兩個解釋，一個說日本人自以為優越，一個說日本人憤恨自己地位之不如人。我覺得第二個解釋，比較有理。日本長期受武士道之訓練，最重顏面。為顏面之故，往往不顧一切，寧可剖腹而死，不願容忍而生。

這樣心情的國民，常以有色人種的原故，被美國人排斥，激成反感，乃屬當然之結果。所以對美移民問題，實際利害，並沒有多少關係。而日本輿論，往往為此，發生過度的激昂。博學通識如新渡戶博士澁澤子爵之流，尚且沈不住氣，而况普通人民？美國人關於此點，始終忽略。他國人也很少能了解日本人為什麼往往行動逾越常軌，惟「劣者感」一語，足以說明日本人心理之真相。

四、日本之體面問題

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愛在國際交涉裏，爭本國之體面。人家給我多少體面，當視我有多少實力。這一點，日本人自看，不如外國人看得更清楚。

去年之暮，駐美大使齋藤博，在費臘德爾斐亞，大放厥詞。他初到美國，本來很小心的，說了許多客氣話。他曾說日美應當親善，日本對亞細亞大陸，無侵略之野心。後來他忽感到，這種態度，不受本國某部分人之歡迎。於是一變而為聲情激越之詞，鬧到美國新聞，羣起責其失言，他才稍息鋒鏑。

齋藤氏演說之內容，說及日本海軍問題。他說：「日本要求對等的海軍，乃屬體面問題。」美國紐約時報著論反駁說：「國家體面云云，在過去人類歷史中，曾經惹過很多慘禍。一個國家的體面，真被毀損，全國國民，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那倒是可以原諒之事。若果實際上未曾被人毀損，徒以空洞無意義之詞，煽動感情，於人於己，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又說：「日本人之所謂體面問題，根據於客觀的事實乎？抑根據於主觀的感受性乎？」因為齋藤氏原文有日本人之感受性，不能堪此侮辱一語。

本來外國，也屢經注意到日本人體面問題。如二十六年前日美移民交涉，美國人承認由日本自動制限移民之數，締結所謂紳士協定，其一也。本屆海軍會議，英國主張在原則上承認日本應保有均等之海軍，其二也。

至于體面問題背後之實力問題，外國人眼裏的日本，遠不及日本本國人眼裏的日本那麼偉大，這一點，我不能不介紹給日本人知道知道。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載有民主主義與獨裁主義一文，他把全世界分爲三個集團勢力。一個叫獨裁主義團，指意大利德意志日本三國。一個叫民主主義團，指瑞士美國英國法國丹麥諾威等一共十有五國。一個叫共產主義團，指蘇維埃聯邦。

據他所發表的統計，就銀行存款而論，瑞士最高，平均每人美金八百六十元。日本不及其十分之一，平均每人美金五十九元。就貿易而論，日本貿易額，只及英本國六分之一，美國三分之一。最爾小邦的比利時，貿易總額，尙且還在日本位置之前。

也許日本人不肯同意他所舉的數字吧。我不過舉此一例，證明外國人看日本，並不

像日本人自吹自擂的那麼高，那麼大，那麼第一，那麼蓋世英雄而已。

五、日本廢棄條約之反響如何

上來敘述外人對於日本國民性，有幾種看法，其次我們當知外人對於日本廢棄條約的政策，作何感想？

駐美大使齋藤博氏，本年正月，在東京日日新聞發表左列之談話：

「美國輿論，都以滿洲問題，係日本破棄條約（不戰條約九國條約聯盟規約）之行爲。他們以爲日本人的野心，殆無止境，由北支而南支，由東蒙而西蒙。」
依我觀察，齋藤氏所說，確係實在情形。

在許多外國人的言論中，最激動人心者（歐美的人心）要算司馬慈之演說。司馬慈與威爾遜，同爲國際聯盟之創造人，在南非洲，爲首屈一指之重要人。去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倫敦「國際問題協會」晚餐會席上，論歐洲與極東之關係，其中有一段，爲對日本國民之陳訴。

「我對我們的舊友，即大戰中同盟之友，日本國民，不能不一進懇切之詞。太平洋上，有各樣的協調辦法，被日本人破棄了。請日本人平心靜氣想想。日本人既由國際聯盟脫退，又要破棄華盛頓會議所訂之諸條約。那末，日本對一切集團組織，都宣告斷絕關係了。這叫做日本之完全孤立。就歐洲大戰之經驗說，世界最偉大的軍事國家，就倒在這孤立兩個字上。全世界的國家，現在爲太平洋問題關心。集團組織，乃歐戰後安定國際之有益方法。若把集團組織弄弱，乃至弄亡，即全世界又要投入危險的深淵。這個危險的程度如何，截至現在爲止，沒有人能未卜先知。」

日本人以爲一切關於太平洋的協和組織，乃置日本于不利益的地位，而成立者。維持這種組織，即是維持先進國家之優勢而陷己國于永久的不利。乘機推翻，乃屬當然。諸外國人以爲集團組織，乃由歐洲大戰所得之教訓而成立者。此乃人類進步的表現。破壞組織者，應負破壞人類進步之責任。

誠然，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理由，日本人應當改善自己不利的地位。但爲什麼不提出改造組織的主張，而冒冒失失以破棄組織爲能事？

倫敦時報批評日本人說。「外交的價值，與其說是在于建設利益，毋寧說是在于預防危險。華盛頓條約，即以預防許多國際困難而成立者。日本人廢棄條約，即應負挑發世界危機之責任。華盛頓條約，所訂之海軍比率，乃以各國安全平等爲基礎，日本破棄條約，只以一國威信問題爲口實。」

倫敦觀察報說：「日本廢棄華盛頓條約之政策，與英美俄華均不相容，弄得不好，要釀成全世界之大危險。」

紐約世界電聞說：「破棄華盛頓條約之目標，在于亞細亞大陸，對美國不生直接的危險。但日本政府之行爲，視條約爲廢紙，起國際之猜疑，勢將引起造艦競爭，推翻和平機構，所謂危機，乃在于此。」

美國諸新聞紙，一方對日本態度加以攻擊，他方對美國態度，亦多責難。此處只介

紹其攻擊日本破壞集團組織一方面的議論，作我們的借鏡。

六、條約廢棄後之日本新案

日本反對舊約，提出新案，要求海軍軍力之平等。英美二國，攻擊日本，不應提此要求。二國爲日本之對手國，這種態度，乃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爲探求真的是與非起見，當看一看局外國家之意見。

阿根廷共和國某新聞紙載：「東京政府訓令日本代表以英國案爲討議之基礎。日英交涉，正在進行。現聞會議乃有決裂消息，其責任由美國負之之成分多，由日本負之之成分少。」此種論調，雖不是完全與日本表同情，却不像那有關係的國家，對我們大加攻擊。

英自治領太平洋諸國，大家素日知道的，他們對於日本政策，總是疑神疑鬼。加拿大，紐西蘭，澳洲，都主張英美提携，以防日本。英國司馬慈，美國荷斯，都是鼓吹這種言論的人。

這種議論，足以預卜日英美三角關係之將來。假令英國本土，有提唱日英復盟，或日英提携的人，（按此種人並無實際的勢力）到最後的場合，英國本土，終不免受自治領輿論之影響而離開日本。所謂最後的場合，誠然不是一句簡單話，可以決定的。英國爲維持其世界的利益起見，必須保太平洋及印度之和平。她將來大概立于日美二國之間，竭力調停。

總而言之，所謂日本的海軍新案，所謂海軍平等之要求，並不足引起世界敵視日本。英美海軍專家，或者有點憤慨。但是英美法意等國的海軍專家，在其國內，並無左右國策的勢力。日本引起世界嫉視最甚者，在其一味的破壞國際的集團組織。歐戰以後，各國苦心焦思所造成的國際機構，被日本蹂躪，這是各國政治家所十分重視的問題。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得一個結論。日本既爲世界上酷愛和平的國家，應當從速提議，再造國際的和平機構，保障太平洋之列國協調。在軍縮會議開會之時，不但不要求避

免政治問題，還須進一步提出日本在政治上的主張，使全世界明瞭日本之公平態度。

今日爭比率，明月爭噸數，固執一隅之見，忘却了天下國家之大計，我覺得有點不妥。

七、美國人之言

最後，我當介紹美國人對於日本軍縮提案，作何批評？就海軍問題而論，美國與日本，是正面衝突的國家，我等不得不特別留意。

第一，美國說：「若照日本的主張，無論何國，都要保有平等的軍備，那就沒有達到軍縮的目的。各國都要把軍備擴充到最大軍備國的程度，方肯罷手，那就是根本推翻軍縮。日本政府，爲完成其大規模的造艦計劃起見，須要增加租稅。爲引誘人民贊成其加稅主張起見，拿海軍平等要求來刺激國內人民之視聽，也許是一種辦法。至於把這個問題，拿到國際會場來說，簡直是無理取鬧。華盛頓會議，加藤全權，承認五、三比率，是假定美國海軍，遠涉太平洋而攻日，日本以六成的兵力，取守勢，足以抵當美國的

十成兵力，取攻勢。」

「根據上項計算，加藤要求美國不得在太平洋中，另造海軍根據地。在如此條件之下，雙方同意了。現在忽然要推翻前議，指前項計算為謬誤，論理上，如何說得通？」

（紐約時報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社說）

第二、美國說：「日本在締結華盛頓條約後，照條約上所許可之軍艦噸數，早即造成。美國須到一九四二年，始能完成其條約上應得之噸數。可見條約自條約，實際上，日本海軍，不感受任何外國之脅威。」

美國有名雜誌曰現代史料者，請日英美三國海軍專門家各寫一篇關於海軍意見之論文，交牠發表。應其請求而執筆者，英國為拜窩達，美國為柯勒，日本為關根羣平大佐。拜柯二氏，均屬局外評論家，惟有日本，乃由海軍部內負正面責任的人發表言論。我當然不反對關根氏的學識及其意見，但反對他不應該冒昧執筆。因為他的意見，即海軍部內之公式的意見，老早發表，足令交涉生不便轉圜的毛病。這種場合，最好是利用部

外之伊藤正德君一類的人，替政府多留伸縮之餘地。

關根大佐論文中言：「菲律賓獨立，純係美國內部問題，不能因此，使日本人，減低海軍軍額之要求。」柯勒則言「美國在遠東不設防，爲日本承認五、三比率之條件。今美國於不設防外，再退一步，承認菲律賓離美獨立。美國退一步，日本却要進一步，要求打破比率。日本人好比一個不速之客，吃了我們的酒席，還要求帶一桌回家。」

此外美國堅持五、三比率之理由：1. 美國必須有超過日本海軍的力量，始能航行遠東。若使平等，則以後東方問題，美國不能過問。2. 日本把一九二一年的所定的海軍戰略取消，重新改定，不是取的守勢而是取擴大的政策。守勢以安全爲主，安全以縮短防線爲要。今日本把第一生命線，推廣及于南洋。南洋委任統治諸島，豈可視爲真正日本的領土？日本人的膨脹政策，當然惹起鄰邦之不安。

普通新聞所傳的技術上之議論，一切從略。此處已介紹了美國之強硬論，其次再介紹一點美國人之讓步論。上院議員納依氏，卽有名的軍需工業查問委員會委員長，他聽

了日本大使齋藤博演說之後，發表演說：

「日本大使，抱了一個面生的小孩，丟在我們的膝上，使我們驟感不安。他提議海軍軍備半減。真的嗎？有許多美國人，對於半減之說，不敢置答。我却大膽的說：贊成贊成。只要日本真心真意的減半，我贊成美國海軍與日本平等。」

這位先生一方面發表贊成日本的言論，一方面嚴查美國軍需工業內容，將其秘密，盡情宣布。在日本若有這麼一位議員，必不免被人罵為賣國賊。美國國民，對這些事，不甚介意，一任納依先生之所為。

現代日本論

第一章 不合理時代之自己批判

第一、老人支配階級之煩悶

一、海軍大將起用之意義

元老重臣，腦子裏想些什麼？就現在社會之情勢而言，元老重臣，構成最高支配階級，這幾位老人家，意向如何？是言論界時時必須提到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不是難事。欲知人意，看他說話。還要看他行事。但看這幾位老人家選擇內閣總理，選到了什麼人，即可揣度他們對於國策的意見。

當齋藤辭職的時候，我等以好奇的心理，作種種的推測。一旦發表，則所謂組閣大命，降下在海軍大將岡田啓介頭上。我等不覺點頭說道，明白了，明白了，這幾位老人家，着眼用神，在對付所謂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

岡田啓介，不管他是不是出類拔萃之才，他一生只擔任過海軍軍職，期望他建樹海軍以外的功勞，實屬過情。他是一個嚴格的海軍人材，而所謂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

恰恰是海軍問題之危機，因此，需要他上台擔任預防工作。

岡田自身，也十分參透了這個作用。他一上台，即請廣田外相大角海相林陸相三位閣員留任，因這三位，都是關係於對外問題者。

至于對內問題，即一九三五，六年危機以外之問題，新首相關心到什麼程度？所謂農村危機，農民破產，豈非當前的重大問題嗎？照道理，他應該找一位理解農村政策的人，擔任此席。起初他屬意政友會望月先生。望月先生，有名的深情重義，向不與政策為緣。望月堅辭，改找山崎。與其說是重政策，毋寧說是着神於兩大政黨之政權分配。岡田先生倒肯老老實實自白。他對人說：「承乏組閣，事出意外，我那裏來的政策？」農村問題產業問題被現內閣置諸不甚輕重之列，我們看他着手找人，即已了然。

元老奏請以岡田為新任首相，其理由在於解決對外的海軍問題，已如上述。但這個理由，似不充分。假如真的目的，是在對外，何不慎重選全權，把他送到會議席上去？有何必要，起用岡田，做一國的首相？

這其中另有一種對內的作用。這個對內，不是內政之內，而是內患之內。自五一五事變以來，日本軍部，驕橫到了極點。一九三五，六年的危機一語，本意對外，附帶的乃有內部陵轢之憂。代表保守勢力的政黨，與代表破壞勢力的軍部，怒目相視，儼如敵國。差幸有一個海軍，介乎政黨軍部兩大勢力之間，可以緩衝。齋藤出山的理由在此，岡田登場的理由，當亦在此。

一一、舉國一致的內閣

岡田內閣未產生之前夜，全國所謂消息通者，沒有一人，抓着了事實的真相。東一猜，西一猜，總沒有猜到岡田頭上。消息通真可謂完全跌落了。

然而，消息通，與輿論機關，有兩件事，他們是猜透了的。第一齋藤內閣之後繼內閣，必仍然是舉國一致的內閣（非政黨內閣）。政友會的鈴木總裁，老想着內閣大命，降下給他。他真是不明事理之至。除了他，日本全國，再找不出第二個人，相信後繼內閣，將以一黨一派為基礎而組織之者。

第二，新內閣一定是老人的內閣。因此之故，大家猜到清浦老人，宇垣老人，一木老人。他們雖沒有猜出真名真姓，而岡田先生，總還不出老人範圍以外。

爲什麼現在日本，需要舉國一致的內閣呢？第一理由，日本目下，正遭遇着對外的危機，不能讓國內，再有黨派之爭。這對外危機，是真的，是假的，暫且不管。只要大家口頭，都提到危機二字，素重感情的日本國民，就不能不在事實上有所表現。所以排除政黨組閣，而切望舉國一致的政府。至于舉國一致，嚷嚷了兩三年，而內部人心，仍然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則或者危機二字，效力所及，僅在口頭，未曾深深地印入國民心坎兒裏。

所謂對外危機，是否到了十分迫切的田地，且不必問。目下現存的事實，是一般人用這題目，把政黨政治，打落冷宮，使國民感情，支持一個超乎政黨之上的內閣。於是舉國一致，舉國一致，形成了一個不可拒絕之情勢。

再說其次的理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制度，行到現在，已陷入山窮水盡之境。最

近日本商品，飛躍海外，使人感覺，國內經濟，有歸政府一手統制之必要。例如對印輸出，糾紛疊起，不能不由政府與對手國，締結條約，協定數量。對荷貿易，日本輸出商與輸入商，利害不同，自相衝突。假使任憑資本家自由行動，損失必多。此時此際，惟有請求政府，行使其中央統制的權力。

國內經濟，走到必須拋棄放任主義，施行統制政策的階段，自然而然，不能假手於一個政黨。那怕政黨在國會佔了壓倒的多數，一般社會，終不肯信任牠能夠公平處置一切經濟問題。有甲黨之勢力，即有乙黨之牽制。牠們所定計劃，不能愜當人心。必須要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超乎政黨利害之上，替國家作包括的統一的打算。

大概的說，就爲以上兩個理由，使日本不能不用舉國一致的內閣，支持時局。若果這兩個理由，一旦存在，即舉國一致超政黨的內閣，一旦不會消滅。即令形式上略有改變，如齋藤內閣與岡田內閣，並不完全相同。至於本質，總還是一個模型的。萬一舉國一致內閣，解決不了日本的困難，那時候，或許要玩一套法昔西的把戲。

二、強力內閣卽是微力內閣

根據以上理由，要求舉國一致的內閣出現，用什麼方法，使牠出現呢？

假若國內有一個最強大的特殊勢力，卽用此力，作爲骨幹，組織政府。如意大利用莫索里尼，德國用希特拉，俄國用共產黨。他們在國內，把一切政敵，打得粉碎，然後自己登台，自稱爲全體國民之代表。

若乃國內情勢，未曾到這般田地，國內有種種勢力，雜然並陳。社會分派，如藩侯分地割據一般。此時此際，誰也沒有自稱全國代表之權利與實力。

就日本說，政友會在國會內，佔了三百名以上的議席，牠仍不配僭稱日本全國國民之代表。講到軍部，似乎保有極其龐大的威力。然而海軍陸軍，各具利害，結果，成了互相牽制，並不壓倒一切。此外，官僚有官僚的勢力，貴族院有貴族院的威風，樞密院有樞密院的神通，誰都能左右日本之一部份，誰都不能支配日本之全體。

在這樣的社會裏，要選出一個代表全體的勢力與人物，實不可能。請思其次，則務

必選出一個各方面都不極端攻擊的勢力與人物，而其地位，又勉強可以號召者。

條件照這樣定了，選擇範圍，當然不寬。第一、要一個八面玲瓏善於妥協的人。第二、要一個勳望卓著各方不使攻擊的人。第三、在封建因襲的社會裏，有所謂「分量」問題。大抵年事愈高，分量愈重。假若不論年紀，則必出身於特殊名門，先天的地位，高於恒人一等。

直到明治末年為止，日本政界，尙不重這些條件。那時候新興官僚勢力，俯視一切，目無餘子。只要做到官僚勢力之中心，儘可大行其道。其他勢力，不必在攷慮之中。而今世道大不相同了。羣力割據，互不相下。應運而興，善於妥協而年高位尊之齋藤實，乃成了一時不可缺少的人物。岡田未出馬以前，舉世喧傳，恐怕仍是齋藤第二次組閣，其故在茲。至於岡田，則他的地位性格，恰恰夠得上做齋藤的替身，因此入選。向來以善觀風色著名之宇垣朝鮮總督，別的「分量」，都還相稱，只因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他的可能性，乃減少了。

就上面說的這些事實看，目下日本，所謂舉國一致內閣之首領，並不是積極的受國人一致之推崇，只是消極的一致不甚反對而已。本來一致內閣，乃強有力內閣之前提，如今倒變成了懦弱無能的象徵。牠本身不代表任何強大的勢力，牠只能周旋於諸大勢力之間，發揮一點平衡作用。

本身既無勢力，即不能用強力貫徹任何獨特的主張。又出現之初，早注定以妥協性爲一個條件，首領本身，即不是願意用強力貫徹某種主張的人。因此，舉國一致內閣，竟成了懦弱無能的內閣。

四、資本主義發展之回顧

舉國一致內閣，何以變成懦弱無能的內閣，上文略已說明。但所說者，僅限於政治方面的理由，社會方面，尙付闕如。

日本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急速發達了的社會。牠的內容，牠的實質，在不斷的發展與膨脹之中。政治機構發展的速度，遠不及社會內容發展速度之高。因此，政治支配

階級，其人物，其勢力，都受機構陳舊之累而聲光黯淡。

考日本憲法政治，作始於明治二十三年，自爾時起，日本產業，急激的向前進步。本來，所謂國會也者，乃封建勢力對產業發達後之新興勢力表示妥協而創立之平民參政機關。追溯日本議會政治之由來，蓋自西南戰爭後，勵行新政，立銀行之制，增通貨之額，各項產業，勃然興起。前期藩閥階級，承認後起經濟勢力之偉大，應當參加支配機構，於是乃於明治二十三年設立國會。

假使日本經濟，當年沒有那樣順利的發展，舊日藩閥，決不肯放棄特權，與平民從容論政。因為有明治十一二年後產業發達之事實，遂不得不生出明治二十三年後之議會與憲法。

居今思昔，考其變遷，單拿對外貿易數字來說說吧。日本輸出貿易，明治元年，二年，三年，總在一千五百萬圓左右。明治二十年，達到五千二百萬圓。檢閱該年，出口貨之種類，以明當時產業狀況：計生絲二千萬圓，茶七百六十萬圓，水產物，三百七十

萬圓，穀米，二百四十萬圓，其他還有陶器磁器雜品。總而言之，大抵不出原始產業之範圍。

在原始產業時代所成就的議會制度，政治機構，直到如今，沒有變革。雖然經過好幾次選舉權擴張，而其本體，一仍當日之舊。

至于經濟狀況，已發達到什麼樣子？從明治二十年起到昭和二年止，恰恰相隔四十年，貿易數字，亦增加了四十倍。昭和二年，日本出口貨總計，實達二十億圓之鉅額。不但是數目上有這樣的懸殊，產業內容，亦復大有不同。從前出口，只有原產品，並無工業品。昭和二年出口，工業品達十億圓。若把半工業品之生絲加入，則出口貨百分之九十，皆工業品。

昭和二年以後，算到現在，出口工業品增加之趨勢，更爲昇騰。就中紡織工業，尤占絕對優越的地位。從前輸出大宗，推生絲者，現在首推布帛。至於米茶銅炭等等，降落到主流以外不關輕重之列。

五、內容之發展與機構之摩擦

評論岡田內閣，我爲什麼要指出明治年間的貿易數字和現今貿易數字，來作比較？因爲貿易數字，說明經濟內容之不同，而政治機構，自明治二十三年以來，尙無顯著之變易。

日本產業之發展，一方面指示社會內容，較前充實。一方面指示社會力量，較前擴大。所謂支配權力，向爲地主階級所壟斷者，漸漸的須讓金融階級工業階級，平分春色。在支配階級以下，更有許多新興勢力，公然抬頭，要求自己地位之提高。拿三井三菱來作例子吧，他們好比是兩個資本王國，東家虛擁王位而已。實際權力，都操在少壯社員手裏。圍繞着東家的長老，不得不承認少壯社員的實力，聽他們牽着鼻子一路行走。長老若要退縮，少壯社員，決不客氣，赤裸裸地拿出他們自己的主張。

左翼作家常說，財閥之最高幹部，有任免黜陟其屬下之特權，他們威權，十分強大。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甚相符。會社（公司）裏的高級幹部，決不能抹殺執行實務的下級

社員之意見。若果採抹殺的態度，勢將自斃。三井物產會社社長安川氏，爲什麼站不住的？只因他失却了下級社員的信仰。現在該社賞與金制度，大加修改，無非迎合那下級社員們的心理。

同樣的道理，在社會全體，可以發見。社會上層統治階級的特權，漸漸的被下層實行階級之力量所搖動。他們有時需要讓步，以求妥協。有時需要壓抑，以資防衛。支配階級之全部心境，縈繞於對付下級實力派如何如何之中。

講到官場，上級懦弱，庸有更甚於工商業界者。工商業界的上級，開除部下，只要根據契約，便有充分自由。官場同人，身份地位，受國家法律的保障。不能由長官一個人的意思，招之而來，麾之而去。因此長官對於部下表示妥協的傾向，比工業領袖，更爲顯明。官界之中，更有軍部。下層少壯份子之結合，格外有聲，加倍出色。那一個敢漠視他們的力量呢？

明白這些情形，我們才知道軍部首領，對於部下，是如何的懦弱無能。軍部首領，

對外強硬的時候，他背後有更大的強硬勢力，作後援，他的威風，似乎十足。若他需要對外妥協的時候，背後實力，和他離反。不怕他個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常常弄得到手足無措。

要而言之，日本社會，以資本主義急速發展之故，今日內容，與昔日內容，大有不同。社會組織，政治機構，原樣依然，頗形陳舊。岡田首相的責任，在運用這一副陳舊機器，製造時式貨物。時而左支右絀，時而顧此失彼。他自然而然，陷于懦弱無能的苦境。

六、老人與官僚之任務

爲克服這種下級跋扈上級懦弱的困難，日本人都想到利用老頭子的高年重疊，以資鎮懾的方法。新聞記者如此想，消息通如此猜。想到清浦，想到山本，想到平沼，想到鈴木，想到宇垣。清浦山本，自然是最適當的人物。平沼，鈴木，宇垣，除別項衝突勢力，與他們本身資望尅消以外，也可算第二等的適當者。

不曉得怎麼樣，大家沒有想到岡田頭上去。岡田在齋藤內閣中，曾任海相，關於內閣與政友會中間的交涉，多半由他負責，擔任疏通；由此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富於妥協性的政治家。有了這一層資格，在現局中，當然可以推他出來當變理陰陽調和鼎鼐的大任。

他的資格，是由兩方面拼湊而成的。一方面日本需要他的妥協性，一方面日本需要他的海軍知識——應付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一方面證明他是無力的，一方面却也覺得他不無若干的力量。

弱也能，強也能，他的背後，總算有一個海軍集團。他比別人之毫無背景者，總要強過幾分。然而測度他的力量，決不能以海軍全集團的力量，歸之於他。前節我曾說過，軍事首領，惟有對外強硬的時候，他的下級，都擁護他，由是威風，顯得十足。至于對外用妥協工夫的時候，他的下級，動輒離反，他有時，弄得自身手足無措，更何力量之可言？

齋藤首相，整整做過八年海軍大臣，那一個海軍士官，不是他的舊部？然而他一上台開，需要妥協，他的聲光，日趨黯淡。岡田是第二個齋藤，既做了首相，也得八面玲瓏，海軍集團的整個力量，遂不能由他全權代表。

上來說明了四件事：一、爲什麼需要舉國一致內閣？二、爲什麼需要老人組閣？三、爲什麼需要岡田出馬？四、爲什麼岡田內閣懦弱無能？

此外更有一個問題，須待說明。岡田內閣，由官僚，及政友，民政兩黨黨員雜湊而成。就中官僚，成分尤多。最占勢力者，爲最年少之官僚，這一層豈不與需要老人之說，正相矛盾？

回答這個問題，須明白官僚性質，恰與老人相同。老人善於保守，官僚亦善於保守。老人對於陳舊的政治機構，有無限忠愛之意，官僚馴習於陳舊的政治機構中，率由舊章，不愆不忘，是他們生成的特殊本領。利用他們年少的精力，輔佐老人積久的經驗，共同保守舊政治機構之生命。不但保守，而且保守得活潑圓融，這正是登庸少年官僚的

妙用所在。

最後，我請說明，日本政局，決不會永遠需要老人，做內閣之首班。當幾個勢力互不相下之時，借重老人，居中平衡。一旦這樣的形勢過去，便會由最大勢力之領袖登台，用不着老人架橋。這不僅日本如此，英國法國，都會如此。

既成機構，有朝一日，被新興的特殊勢力打破，立于政治的最前線者，必是年少氣盛，精力絕倫之儔。請看意大利莫索里尼，德意志希特拉，都是我們當前的好例。

少壯政治登台的日子，多半不是由人家好意給與的政權，而是憑本領爭奪到手的。日本歷史上，已經有過三次前例。第一回大化革新，第二回公卿藤原的政權，移歸武門，樹立封建制度。第三回由封建崩潰，而商業主義勃興所導成的明治維新。這三回大改革，都是由少壯者登台柄政。

以後歷史，誠然在茫茫不可知之數。然而誰能保三回前例，不再添一個第四回？

第二 日本重臣論

一、重臣會議之形態

民政黨若槻總裁，已經辭職。爲什麼辭職？拋開聲明書外，我們須考察他的心事。據一般傳說，是國家重臣不便兼任政黨領袖，新聞紙大都是這麼一派論調。

不錯，這個道理，容或可以令人首肯。齋藤內閣總理掛冠，西園寺公打破向來的慣例，就宮中召集一個重臣會議，商量後任內閣。據例，聖明下問，只下問到西園寺公個人。西園寺主張誰繼任，便應該誰繼任，別的重臣，大都是唯唯諾諾而已。然而既經名之曰會議，總也有一番的意見交換，不然，便無須乎會議。據我們所確知者，會議開過了，岡田山會議而產生了，若槻先生，參加會議了。

執若槻參加會議的事實，說岡田賢否，應該由他負責，恐怕他負不起吧。西園寺公保荐總理，不知若干次了，就大體說，每次都合乎時勢之需要。然而差錯之處，未必沒

有。誰人問過西園寺公的責任呢？主帥既無責任，而況兩廂侍候的偏裨？這一回岡田內閣，就算是不十分爭氣，若槻先生，毫無責任之可言。亦無一定要作岡田內閣後援之義務。

這麼一說，若槻重臣，與若槻政黨領袖，兩個頭銜，有何不能並存之處，一定要辭去一個？

且慢回復這個疑問，此處要說明者，岡田內閣，經過重臣會議的形式，然後產生；若槻列席重臣會議之後，即宣言本身不能再居民政黨總裁的地位。這兩件事，在日本政治史上，都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新開成例。

昭和九年七月四日，西園寺奉詔入宮，他預先通知各位重臣，集於內大臣府，商量拿什麼話奉答天皇，此即所謂重臣會議，其列席人員如下：

西園寺公，牧野內府，清浦奎吾，高橋是清，齋藤實，若槻禮次郎，一木喜德郎。
西園寺憑什麼標準，選擇參加會議之人選，我們無從知道。就表面看，是元老，內

大臣，現任總理，曾經做過總理者，現任樞密院議長。集合這些位望崇高的人，商量內閣總理，由誰繼任。無以名之，名之曰重臣會議。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情。

在從前，只有一次先例，與此類似。即犬養首相兇死之後，內閣瓦解。西園寺奉詔入京，商量後事。他老人家於奉答天皇下問之前，在駿河臺本宅，招致好些要人，交換意見。計前後分次招致者：

高橋是清，倉富樞密院長，牧野內府，若槻禮次郎，清浦奎吾，上原元帥，荒木陸相，大角海相，東鄉元帥。

上列名次，係按會見先後爲序。其中牧野內府，兩度會見，則只計其第一度。產生齋藤內閣與產生岡田內閣，西園寺公皆格外慎重。前者分次諮詢各方要人的意見，後者集合重臣，付諸公議。前者垂詢到海陸軍元帥及海陸兩大臣，後者只限於文官。爲什麼前後不同，大家想必明白。當犬養被刺之日，世間關於軍部行動的風說，燭影斧聲，談者色變。故西園寺公不能不翼翼小心，直接聽取他們各個首領的意見。

綜括兩回成例的經過，可作如下之敘述：

第一、元老分請各位重臣，到自己宅裏，問明他們的希望。重臣之外，更問及特別事變有關的要人。

第二、西園寺公所認為重臣，乃內府大臣，曾任內閣總理者，現任總理，樞密院長。若涉及軍部問題，則問元帥及現任海陸大臣。

第三、昭和七年五月犬養被刺之事，為非常時中之非常時，垂詢範圍，及於軍人。若在平時，只召集文官的重臣。此即岡田內閣所由產生之形式。

第四、向來聖上御下問之經過，乃天皇諭告內府大臣，內府大臣轉告元老。他日元老缺位，必改由內府大臣召集重臣會議，聽取意見，奉答天皇。

已經做過一次內閣總理，便是重臣，既是重臣，便應出席於重臣會議。將來政黨政治復活，首相印綬，必須交付政黨首領之時，該怎麼辦？一、做過一次總理，即是重臣，即不能再當政黨首領了嗎？二、不願意放棄首領資格，更希望做第二次總理，是不是

要辭謝重臣會議之出席？這些問題，如何回答，是日本政界最有興趣的問題。

現在的一切一切，還在西園寺公的肚皮裏。

一一、明治維新之武斷派與文治派

日本歷史上所謂重臣，隨時代之變化，內容不一，職責亦不一。追尋這項變化的史跡，考察出支配階級，曾經是些什麼地位的人。

明治初年的重臣，本身直接即是支配階級。他們曾經出力，打倒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繼幕府而柄政，當然非他們自身出馬不可。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團結的勢力支持着。他們能夠自上至下，指揮如意。

若果日本的政治形態，和英國美國一樣，先有產業革命，後有政治革命，則支配階級，當是由下而上的產業資本的代表。但日本情形，與此相反。明治維新，是一種政治改革，作產業革命的前驅。支配勢力，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

那時候的領袖，不像現代的元老重臣，置身事外。他們自身，立於行動階級的最高

峯。惟其如此，那時候的一部分重臣，因見解不合，思想不一，與別一部分重臣發生本身直接的正面衝突。當初本是同志，及至共同敵人封建制度破棄以後，建國新策，自然然而，分出急進與緩進之二大潮流。其最著者，為明治六年關於征韓論之政爭。

所謂征韓論者，當時還在獨立時代之朝鮮，不承認日本王政復古，對於國書，措詞侮慢。於是日本內部，有一派人，主張立即興討伐朝鮮之師。另有一派人，不以為然。主戰派亦曰武斷派，以西鄉隆盛為首；坂垣之流和之。反對派亦曰文治派，以岩倉具視為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和之。明治六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連日閣議，兩派衝突。其結果，文治派勝利，西鄉坂垣等，憤而辭職。

徵引這個事實，證明明治初年的重臣，本身是有實力的，本身是有政策的，他們是重臣，是支配階級，又是行動階級。

自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頒布憲法以後，乃有國會。因有國會，乃發見新生的產業代表的勢力。以政黨為武器，以議會為堡壘，與舊日支配階級，爭雄於口舌條文之

間。

伊藤博文，最初希望以重臣的地位，與政黨抗。後來感覺不便，自己出馬，組織政友會，加強政黨的陣容。

二一、行動階級之抬頭

在敘述本文以前，先須解釋我所用「行動階級」這個名詞，是何意義？行動階級，與支配階級對待而言，支配階級，立於社會制度之最高峯。明治初年之支配階級，就是重臣，也就是行動階級之領袖。憲政施行以後，另生一層有社會實力的人，他們才是行動階級。這行動階級，隨時勢之變遷，自上而下，屢屢移轉。初由重臣，漸次移到藩閥，再次移到官僚，再次移到政黨，政黨之次，或者要移到……。剖視日本的近狀，就軍部言，佐官級才是行動階級。就官僚言，課長級才是行動階級。行動階級的意志，漸漸的與支配階級，不生關係。他們有時牽着支配階級，一同行走。演成一個下剋上的新時代潮流。

在行動階級初期露面的時候，維新功臣，早感覺到時勢日非。重臣之中，有一派主張順時勢之潮流而行，有一派主張與時勢對抗。於此乃有重臣與重臣之衝突，再演而爲重臣與內閣之衝突。

所謂重臣衝突，一方面是脫離本位組織政黨的伊藤，一方面是固執成見堅持特權的山縣。伊藤最初，本與政黨對抗，他一手解散過三次國會，就是因爲他的意見不見容於政黨。後來他苦惱了，他既承英國之流風，手創憲法，其勢不能否認政黨之存在。與其左支右吾，終身見厄於衆口，毋寧親自下海，作一黨的黨魁。他爲這個問題，請開一次御前會議。洋洋灑灑，大演其說，提出組織政黨的主張。列席者山縣，大山，西鄉，黑田，井上諸元老，側耳恭聽。山縣開口，極力反對。他認伊藤以元勳之尊，下與政客，勾結朋比，違反欽定憲法之精神。是兩人者，口舌相爭，綿延三小時之久。伊藤不能強山縣以己從，山縣亦無法挽回伊藤的心願。這是明治卅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一段故事。

御前會議之次日，伊藤辭去總理，同時連勳位榮爵，一併辭退，以示決心。他爲尊

重政黨政治起見，奏請天皇，以當時已成政黨首領大隈板垣二人拜組閣之大命。明治天皇，不願山縣黑田二老反對，即與裁可。於是日本政黨政治，遂於明治三十一年之夏，呱呱揚聲。

隈板內閣，成績欠佳，是另外一回事。政黨內閣新勢力之出現，支配勢力之逐漸下移，經伊藤此番提唱，已成了確定不可挽轉的事實。

四、重臣與內閣之衝突

上節敘述重臣與重臣衝突之經過，此節請再敘述重臣與內閣正面衝突的一件史實。這件事，乃為日英同盟問題而起。

當時日本，為要解決朝鮮，發生兩個不同的思想。一個主張日俄同盟，平分朝鮮。一個主張日英同盟，打退俄國，獨握朝鮮的霸權。國策跟着那一個思想走，實為當時一個緊要關頭。不消說得，那時候的日本，還找不出東討俄羅斯西征英吉利的偉論。就當時國論紛紜的情形，追述感慨，見於石井菊次郎之外交餘錄者，有左記的一段文章：

「親露說勝乎？親英說勝乎？帝國將來運命，懸於二派起伏消長之手。帝國外交，徬徨於分水嶺上。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決大疑，定大計，惟在明治天皇最後判斷之一言矣。前乎此（或後乎此）之軍國問題，皆由內閣會議，初步決定。其次由元老與內閣聯席會議，製成方案，奏請天皇，與以裁可。按此步驟而行，無不圓融順利。獨此親露親英之議興，而元老內閣，打成兩橛，可謂空前絕後之大糾紛也。叡聖文武明治天皇詔曰：「伊藤往日就主義說，並未反對日英同盟，今同盟之時機已熟，毋庸再延。」九天綸音，使日本脫出外交上之非常難關。爾後日英同盟，順利進行，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我國林使，英國朗士頓侯爵，簽署盟約於英京倫敦。」

說到明治天皇之英明剛斷，我輩後生，惟有低頭感服而已。日本國際位置，從日英同盟以後，健全發達，決非偶然不可思議的現象。

在同盟條約未成立之前，元老內閣，幾經磋商。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七日，桂首相延

請元老及內閣要員，大會於葉山別邸之長雲閣。元老到場者，山縣，井上，大山，松方，（伊藤海外旅行未回）。閣員到場者，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海相山本。

反對日英同盟，爲到場之井上，與缺席之伊藤。據信夫淳平著二大外交之真相云：

「會議之次日，即十二月十八日，桂首相接伊藤由柏林發來電報。此乃伊藤回復天皇諮詢之重要電報。即伊藤對日英同盟，橫生異議，爲閣員全體所不喜。

桂與小村相携入宮，捧呈原電，同時奏明閣員全體不贊成伊藤之所說，日英同盟，勢在必行。」

明治天皇採納內閣同人的意見，乃有前文所述之最後決定。作者特將此事前前後後詳細記出，意在說明當年元老各抱積極的國策，各有重大的發言權，有時不惜與現任內閣，正面衝突，上煩天皇之乾斷。其次我要使讀者明白，前朝元老與內閣閣員，都是很強項的，都有一本所信斷乎不移的態度，決不似今日支配階級，一天到晚忙着做些妥協工夫。

五、西園寺公之心事

現在生存的元老與重臣，體國公忠，決不能說不如前輩。又不能說現在國家大事，不如前朝之重要。一個國家，日趨強大以後，她的舉動，只有比前朝更重要的。

即如，日本脫退國際聯盟，這一件事，關係世界之運命，比日英同盟，有何遜色？又如廢棄華盛頓條約，雖然日本國內，見不到什麼批評的言論，但是牠的重要，牠的影響所及，決非細微。但是日本重臣與內閣之間，曾爲這兩件事，從長討論過嗎？

元老重臣，對於這種關係重大的事，默默無聲，或者是由於西園寺公個人性格使然。他本身雖是元老，却一向主張元老制，應當廢除。他平生期望政黨政治之發達，政權由兩黨相互授受，樹立英國式的責任政府。他本身信仰，完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喜歡干涉別人的行動。他不願意一個應負責任的政府，爲國輸忠，還受局外勢力之牽掣。假若日本政黨政治，不是遭遇意外顛躓的話，西園寺公，連上文所說的那種重臣會議，都未必開。

無奈平地風波，日本出現了一個非常時，不許政權交與國會擁有大多數議席的政黨。憲政失了常軌，便需要一個機關，司慎重遴選後繼總理的責任。所以他創造了兩回新例，一回選任齋藤，一回選任岡田。雖方法微有不同，而前後精神，均在於集思廣益，不欲以一身獨當天下之衝。考西園寺公創設重臣會議的經緯，可以斷定他非出本懷。假如要他更進一步，指導內閣的實際政策，他一定堅決不幹。他平生做事，一味的翼翼小心，尊重別人的意見。

西園寺公的性格，如上所述，做起事來，輕雲淡月一般，不着痕跡。但以現在時局之艱難，說他本人毫不焦急，略無意見，可未必吧。他偶或露一點憂慮當今的言詞，惹起右翼鬥士們的憤慨，不是事實嗎？他本可學伊藤，學山縣，本其所信，公然主張，無奈不能指揮如意何！絕代聰明的西園寺公，那有不早自覺悟的道理？因此他一言一動，力避正面直衝。總是用左縈右迴，側擊旁敲的手法，期於不知不覺中，收旋乾轉坤的效力。

明治時代元老重臣的威風，一到昭和，衰歇如是，請問理由安在？

六、代重臣而興的新勢力

前文略曾提過，明治時代的元老重臣，人人背後，有一個團結實力。我國國法學者替元老下定義說：「於憲法明定機關以外，習慣上，承認元老制度之存在。天皇選拔二三聲望閱歷特為卓越的政治家，待以元老之禮。國有大事，必見諮詢，尤其是新舊內閣禪代之際，後任人選，例由元老推薦。」這是元老在法律上的地位之解釋。實際上前輩元老還不止此。他們握有權力，指導內閣，一如政府之上，更有一個政府。

山縣背後，有一個軍部，他無論何時，可以動員。全體軍部，順承他的意志以行。伊藤背後，有一羣官僚，完全由他卵翼而成。單靠這些官僚，敵不過山縣，於是他又造一個政黨。松方背後，有一個金融勢力。井上與松方同。西鄉背後，有一個薩藩，更伸長而為海軍集團。這樣，當時社會的各大勢力，完全掌握在幾位元老手裏，由他們代表發言。這些勢力，不可忽視，即元老言論，足以轉移天下之視聽。

其後，元老勢力，從兩方面，傾向衰歇。第一、是立于他們背後的勢力，經過高度發展，與他們漸形隔離。即令他們再試登高之呼，無如羣山已不肯隨響而應。第二、是政黨之勃興。從前政府，歸藩閥一手包辦。藩閥爲元老的出身地，即政府爲元老的籠中物。政權更替，無非是甲藩交給乙藩，等些日子，乙藩又交給甲藩。他們在官界來來回回，培養後進，作他們私人的羽翼爪牙。迨政黨興，另有一部人才，憑藉社會產業的力量，昂頭相抗，不聽調遣。由是元老，沒有法子，再如往日之包攬把持。

誠然，元老還有方法，保障本身發言權的存在。有一個樞密院，作他們法律上立腳的場所。樞密院者，天皇的最高輔翼機關，與政府力量，可以抗衡。元老與樞密院，素來接近，元老有什麼意思，往往利用樞密院，發表出來。

吉野作造博士，爲之論曰：「樞密院與政府對立，前者優勝，後者劣弱，此種局勢，皆由元老從中操縱而成。非國家設官定制之本意也。」

元老這種背城借一的勢力，終久不能挽救日下之江河。聲望閱歷，特爲卓越的老政

治家，值得國人尊敬，本是無疑義的。然而指導國人，播揚君子之風，希冀草偃之效，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七、中心勢力之移動

元老勢力，今非昔比，經前幾節加以說明，大略可以了解了吧。然而元老直到今日，仍保持其消極的保守的尊嚴，反面理由，我也得申述清楚。

所謂元老一詞，與明治維新，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明治維新者，中產青年，聯合起來，打倒封建的老人政治。唱維新開權戲的角色，莫非少壯人物。試看征韓論爭執的內閣會議，其列席者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三十六歲，西鄉隆盛，四十六歲，板垣退助，三十七歲，大隈重信，三十六歲，江藤新平，三十九歲，大木喬任，四十二歲，後藤象次郎，三十六歲。此外，因旅行未列席之右大臣岩倉具視，四十二歲，參議木戶孝允，四十二歲。這般行動階級的青年，與舊支配階級，完全分離，造成維新建國的大事業，即以構成明治初年之新政權。但是，從政日久，不知不覺之間，與舊支配階級，身分接近。結

婚，社交，種種的形式，把他們與舊支配階級，結成一片，號爲華族。明治末年，還是藩閥與維新功臣混合體的華族之全盛時代。

產業勃興，產生了對抗華族的民主勢力，是爲政黨，自稱爲民衆的代表。政黨對舊勢力宣戰，必須向華族開槍射擊。這個時候的華族，包含藩閥，代表封建勢力。

蘊蓄着無限敵意的原敬，立於政友會的陣頭，不肯接受天家給與的一切爵位。必明白前述事實，才能了解這位堅強不屈的鬥士心理。原敬至死，不許他的後人，寫位階勳等於墓碑之上。他有革命思想嗎？非也。他對華族，滿腔悲憤。他的本位是政黨，他的敵人是華族。因此，他不願自己胸次，懸得有表徵華族集團的徽章。

原敬所真正代表的力量，爲農民的上層階級與新發跡的商工業者。隨便看那一國的歷史，這般先驅的民主勢力，一定要和既成的貴族勢力，發生衝突。當開始兵刃交接的時候，鬥爭領袖，接受與敵人類似的官銜，寧非矛盾？假如無辭退勳位榮爵的勇氣，何以鼓舞鬥志？豈惟原敬，以好好先生著名的高橋是清，一旦插上政友會總裁的野雞毛，

他也要辭退爵位，以一個白丁，投身選舉。

政黨的勢力出頭了，爲社會所承認了，地位身分，又不免同化於貴族。商工業的鉅子，華族的家，舊支配階級，通婚，納交，共營事業，互相勾結，互相妥協，構成新支配階級的形態。

這樣屢屢移動的支配勢力，屢屢變形的支配階級，照前所說，我們可以明瞭一個大概。於此，應當注意者，舊支配階級，常被新興的行動階級所剋制，而舊支配階級，每以妥協保持其名譽地位。

八、重臣之將來

作者在本章的起首，提出一個問題，若槻重臣，與若槻民政黨總裁，兩個頭銜，何以不能並存？行文之便，說到昔日重臣，本身爲一個勢力之代表，本身有積極的國策，本身立於行動階級之高峰。今日重臣，大非昔比，他的責任，只宜於調和周旋於他種勢力之間，達到妥協平衡的目的。若槻既心甘情願，比肩於重臣之列，卽不啻宣言將以國

家的和事老自居，若還兼充一黨的總裁，反有許多不方便處。

假若要照道理去追究，西園寺公請若槻出席於內大臣府的時候，明明白白請的是一位民政黨總裁。卽席發言，他應當代表政黨的立場，爲政黨吐氣。西園寺公聽得入耳，聽不入耳，那是另一問題。他自己朝朝晚晚，像和尚念經一樣，念的是政黨政治。今當出席發言的機會，何不問問，岡田可以辦得了的國家大事，政友會總裁民政黨總裁，辦不了嗎？不久以前，他對各方，關於憲政軌道，還發了些斬釘截鐵的主張，博得一般自由主義者的同情。何以到了應該說話的場所，縮頸屏息，啞然無聲？

若槻唯唯諾諾贊成海軍新退伍的岡田大將，出任總揆，不但他自己以爲當然，一般社會亦不爲這個問題，責難於他。一言以蔽之，社會早明白了。現在的元老重臣，不是積極有力的機關。他們應當如冰之清，如玉之潔，通明透亮，玲瓏活潑，追隨着社會大勢，與之同流。

拿一件實物，比喻日本的政情，最好是取譬於埃及金字塔吧。明治初年，金字塔尖

，支配着下層全部。時勢遷移，支配勢力，一步一步的向下移動。許多人說，在日本找不出德謨克拉西。平情而論，日本形式，與西洋形式，各有不同。至于支配勢力之下移，不就是德謨克拉西發生作用的證據呢？

目下最新的日本現象，不但是勢力下移，而且下部勢力，微露橫斷的裂痕，有與頂點分作兩層的氣象。

裂在中層以下的行動階級，因國家特殊傳統的關係，不左傾而右傾。右傾到氣焰薰天，全塔震動，駸駸乎有動搖根本的危險。於是位於上層的重臣，絞盡腦汁，用盡方法，想維持金字塔全體的平衡。樞密院議長出缺，不讓副議長平沼遞補，從旁邊提出一位老成持重的一木喜德郎，是其方法之一。五一五事變，在聲勢上，人人以爲法昔西內閣，或軍部內閣，必承其後。忽然從海軍方面，選出一個四平八穩慢條斯理的齋藤實，作內閣首班，是其方法之二。齋藤去職，以同一理由，起用岡田。社會上來了一個突起無前的橫逆勢力，不從正面迎受，却從旁面分散。並設法利用其內部之某一部分，牽制另

一部分，是元老這幾年來應付非常事變的秘訣。

最近右翼陣營，把自由主義，做他們正面的敵人。口口聲聲，打倒自由主義。松岡洋右氏，在他的機關雜誌上說：「元老，重臣，學者，評論家，……等等，都相信自由主義。」他們不惜用猛烈的炮火，向一切接近自由主義的人物射擊。本來，左翼已滅，爲右翼的障礙者，只剩一個自由主義。以自由主義爲眼中釘，大張撻伐，乃在人情意料之中。不過，連元老重臣，一齊拖下水去，就戰術論，不甚高明吧。

假若松岡洋右之流，志在政權，最好是讓社會中層以下，微露左傾。元老重臣，爲保持社會平衡起見，或許要看重他們，請他們右傾志士，擔任樞密院議長內閣總理等職。

西園寺公有生之年，無論如何，不失爲日本政界一重鎮。宮庭方面，他享着特殊不可動搖的異數，他是現代日本碩果僅存的元老。財政部，想加稅三千萬元，不問他一聲，財政大臣，卽不敢擅自作主。那怕他一聲不響，社會上猶自尊重他所擁有的潛伏勢力

。他日此公凋謝，元老絕種，只剩一般普通重臣。更有誰人，配做日本惟一的中心人物呢？

現在日本政界鼎峙之三個最高機關：樞密院，貴族院，內閣。由西園寺牧野領率着幾位重臣周旋調停之役。表面若微微無能也者，骨子裏旋乾轉坤，未可輕視。將來西園寺公辭世，領導無人，三機關的連鎖中斷。說不定，這三個機關，將要各各發揮其獨立的主張。至于重臣會議，想必照舊專管推荐後繼內閣之事而已。

第二 第二黨之出現

一、軍部變為政黨

陸軍部散發小冊子，議論國防，牽涉到經濟機構問題上去了，全社會不勝驚訝之至。當該冊子散發的時候，我適旅行，未得入目。直到許久以後，才得略知內容，但尙不知散發時經過些什麼波折。

據我所聞，北陸道某報館，最先將小冊子分送閱戶。厥後報紙喧騰，成爲問題，忽奉官命，停止分送。又聞禁止分送之官廳，爲教育部，而金澤地方，由金澤師團主持，不但分送，而且交給青年訓練的教官，用作教材。

我在這裏，不批評小冊子的內容，姑且說明，我的感想。陸軍部分送小冊子的事實，證明了我國，已經發生強有力的第三黨。（原有政友會民政黨二黨）正在反對政黨否認政黨的人們，忽被他人加以政黨頭銜，一定中心不快。若果不快，換別的頭銜也可以。不過就內容言，一羣的人，聯合成系，發表政治經濟的主張，且有要求公衆接受主張的熱心與決意，這不是一個政黨是什麼？

他們對於國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具有一貫的政策與立場。批評現在的經濟機構，分配方法之不可，而結論到國家社會主義之必行。軍部的人，若是談兵，我輩文士，當然尊重他們的專門知識，決不敢妄參末議。現在他們不談兵而談政，不談槍炮而談經濟，不談作戰而談外交。他們先自開覺，走入我們的陣地，而我又在正堂堂與他們相

反的意見，走上前去，迎頭邀擊，是我的義務，也是我的權利哩。

據陸軍次長橋本中將對新聞記者談話：「我們不過就陸軍同人之所信，陳述意見，供人討論，並不敢強制他人必須遵行。若有國民，拿出真誠來加以批評，同人自當傾耳而聽。若果批評得合乎道理，同人的意見，有隨時修正之可能。」照這段談話看來，小冊子所載，還不是一個實行方案，只是一個建白書。歡迎一般國民，公開批評。當代的新聞記者，政黨，議會，只要自己有一個立場的人，對於該建白書所提出的改造社會根本大計，應當不辭煩難，縱橫論究，以求有裨益於國家。

前年這個時候，陸海軍部，共同發布一個關於軍民離間的聲明書。看看那聲明書的內容，只覺其盛氣陵人，威光四射，却毫無主張之可言。有人說：「這是預算編成期前的戰略，恐嚇議員，使他們不敢反對增加軍費。」此話是否冤枉，可也難說。本年發布的小冊子，便進步了。堂堂正正，包含着一個政治經濟的主張。既有主張，便不能拿感情話空口抹殺，如言「軍人不應干政」之類。最好是細細檢閱內容而批評之。

軍部一方在國內發表政見，一方在滿洲做成軍事統制。軍人兼理性質複雜的行政事務，是否相宜，已經不容發問。關東軍關係同人，早下決心了。他們既確定其辦法於國外，這才回到國內，提出他們的主張，訴諸輿情。說他們是一個第三黨，不算唐突吧。我敢斷言，他們是政友會民政黨以外之第三黨，而且是更有力的一黨。

一一、第二黨之政策

凡是一物新生，必有非生不可的理由存在。依軍部小冊子所誕生之第三黨，猶如一片空地，久無人跡，自然而然，野草生於其間。

小冊子主張的要點，在救濟農村。這個問題，是政友會民政黨向來不願管的。他們代表都市工商及大地主的利益，與農村小民利益，立于反對地位。政黨籌備選舉，是一件致命大事。供給他們選舉費用的人，只有都市的工商，大地主，或中地主。他們負有擁護都市利益地主權利的義務。救濟農村，便成了紙上空談。向來政黨發布政策，多不兌現。即令條條兌現，受利益者，還是金融家，大農，上層階級，於小民若風馬牛之不

相及。因此近年以來，農村方面，到處聽得見一片反對政黨的聲音。

軍部小冊子，追究問題、追到了問題發生的根本。他們覺得，農村困窮，不是一時偶然的現象，基因於整個經濟機構之不良。最奇怪者，他們是右傾份子，却把左翼的公式論完全抄去。他們的主張，有實行之可能嗎？且不必管。可是大多數農民，向來聽不到這樣痛快徹底的言論。這個言論，又出諸有力官署同人之口，聞而雀躍，那是毫無疑義的了。

關於農村政策以及一般政策，軍部陣容，十分整肅。昔日政黨，形成一個保守舊制的壁壘，軍部同人，燃起一把打破舊制的烽烟。誠然，政友會與民政黨，向來思想衝突，難期合流。但在維持現狀這一點上，他們是一母所生同胞的兄弟。

就社會思想的分野，分爲三組：第一組舊政黨，第二組普羅同志，第三組軍部小冊子所代表之同志。第二組謂之左傾，第三組謂之右傾，第一組在二三兩組的中間。可是很奇怪者，右傾思想，很容易超過中間，接近左傾。

日本國情，照現狀維持派這樣維持下去，軍部主張，可以說是當然的結論。照現行預算制度，日本財政支出，有一定的限度。上次預算編成，區區加稅三千萬圓，致勞高橋賭去留以相爭。厥後荒木讓步，提出妥協案了事。日本財界，以現制度論，實無法再增加負擔。

仔細考查陸軍同人的希望，不但不滿意於讓步案，抑且不滿意於原案。他們希望軍事費作更大的膨脹。假若現存社會，不能容許更大的要求，探本清源，推翻現社會，從新鑄造一個進步的經濟機構，豈不是當然的結論嗎？

所謂新經濟機構者，把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國有。由國家統籌全局，生產若干，消費若干，劃出軍事費用若干。停止一切奢侈享樂不急之需，集中國力，加強整個國家的武備。

說到現在舊政黨的諸公，真有點其愚不可及也。他們口口聲聲也講農村救濟，又講產業保護，又不能不敷衍軍人。難道不知財政數字，是有限的嗎？下氣柔聲，以先取權

讓諸軍事預算。及至軍事預算告成，所殘餘者，已無幾何。這才忙手忙脚，使嗾農業代表，叩頭請願。誰能割自己的荷包，潤他人的喉舌？想軍人吐出一部分來嗎？軍人的刀子，正要刺破政黨諸公所死守的大本營——經濟機構。

曠觀大勢，社會改革的手段如何，不得而知。大體上，恐怕要朝着軍部主張的路線走。舊存政黨，有不有軍部同等的勇氣檢討國家根本問題，這一層關係於日本前途者甚大，我們且看吧。

二一、國際危機與其認識

我始終沒得到機會，把小冊子，從頭至尾，通讀一遍。因此，不便作系統的批評。據林陸相及軍部當局發表的談話看看，小冊子主張，係以廣義的國防爲出發點而推論一切。又據從前新聞報累次所載：「財政部若沒有法子籌款，支辦軍費。軍事當局，將明白表示，籌款的方法。」由這幾點看來，小冊子最大目的，也許在表明他們關於籌款方法的意見。

由軍部的立場言之，出此一着，決非無理。日本軍事專門家，衆口一詞，認定目前有一個國際危機。他們以爲，這個推論，簡直是一個鐵則。其確實性，可與奈端言地心吸力，哥白尼言地球運行諸說，等量齊觀。危機已經迫在一兩年的近處，犧牲他費，充實國防，寧非至當不易之理？只要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說，有人承認，軍部計劃的國防案，便是救國惟一不二之道。

政黨諸公，反對軍費無限制的增加嗎？那末，你們必須從一九三五、六年危機說反對起，才合道理。第一、國際危機未必是真的。第二、即令危機是真，善用外交的手段，可以消滅危機。第三、擴張軍費，刺激強鄰，反足以製造危機。把關於國際危機之認識，從根本上，翻轉過來。夫然後，限制軍費說，才有出口之餘地。政黨與軍部對壘，不曉得從根本上立言。唯唯諾諾，接受了危機說之前提，又從而反對軍費，何能達到目的？

假如把國際危機說之認識變換，則軍費增加理由，不攻自破。此時此際，若還要主

張國家社會主義，則國家社會主義之陣營，可以中分爲二。一派主張國在家社會主義之下，增加軍費。一派主張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增加救貧設施文化設施。任何主義，財政力量，總有一定的限度，即不能同時滿足社會諸部門的無限要求。

無論如何，我歡迎軍部同人的意見，正堂堂，發表出來。誠哉有人大發其非難之詞，以爲軍人報國，負有特殊的使命，不應思出其位，議論到經濟政治外交諸項問題。我則不然，軍部明明，把外交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責任，負上雙肩，大步疾趨。索性讓他們說出理由來，也好教人心中，有個計較。

與其讓一個勢力隱在背後作神作怪，不如讓他公開說法，與天下人以共見共聞。當局者既拿出一定的主張，旁觀者好從各方面陳述理由，加以批評。這樣，他們實在，具備了第三黨的資格。

凡一種政策，一種主張，背後還有一個團結的勢力，自然言之有物，實大聲宏。軍部有強力，有熱情，有具體的主張。主張對與不對，那是另一問題。舊政黨若果反對軍

部的主張，一定要拿出同等的熱情，同等的勇氣，並且要提出一個合乎天理順乎人心的政治經濟理論。舊政黨與第三黨爭天下，勝敗之數，未可前知，但願他們，各各好自爲之。

第四 封建主義思想之復活

一、自由主義不顛落

近來有一句曖昧不明的流行語，「顛落的自由主義」。我不知時人（左翼派）所謂自由主義者，是怎麼一回事？

通常新聞紙所用「自由主義」四字，有與「法昔西主義」相對待之意。若果如此，自由主義並沒有顛落。掌握現代日本最高支配權力的人，如西園寺公，一木喜德郎，牧野內府，都是反法昔西的，即都是自由主義份子。美濃部博士受攻擊的時候，一木喜德郎，曾被波及，可見他老人家自由主義色彩之濃。而且現內閣諸公治政黨官僚於一爐，遇事

妥協，那一位不成了法昔西派的眼中釘？

抑不但此也。日本上層機構之濡染於自由主義，恍如太平洋的水濡染鹹味。只要有水，流入太平洋中，沒有不跟着牠鹹的。只要有人，加入政府，沒有不跟着全般形勢化爲自由主義的。所謂反自由主義之大本營，不是軍部嗎？軍部要員，一旦加入政府，搖身一變，卽是自由主義者，招來本部不平不滿之聲。荒木大將如是，林大將亦如是。岡田大將如是，大角大將亦如是。

誠然，近來，自由主義的支配階級，遇着風雨。然而任何暴烈的手段，不曾產生一條法律。自由主義，穩坐在金城湯池，三五毛賊，出歿於冷街僻巷，就談得到自由主義顛落嗎？毋寧說，自由主義，壁壘太嚴，惹起了少數不平份子之反感，那倒是近情之論。政黨在舉世喧攘之中，氣息奄奄，了不生動，是因爲權柄還在自己手裏，不願與人，多鬥閑氣。若果真到本身顛落之日，他們豈肯善罷干休？查一查明治時代，政黨對官僚軍閥之鬥爭過程，便知這般政客，並不是好交代的。

他日自由主義機構，終被破壞，那是說不定的。抑或自由主義，永遠不滅，亦未可知。世界上只有算命先生，有未卜先知之能，我輩淺薄，何敢妄揣。不過目前實況，自由主義，沒有顛落，那是明明白白的事情。謂余不信，請問日本支配階級的上層，那一位是反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對頭，有是有的，充其量，他們，已在暗中準備奪取江山。至于江山到手，去題還遠哉遙遙。

況且，萬一有一個新勢力，打翻了現存的自由主義支配階級，主人換過，自由主義即亡了嗎？未必未必。明治維新以前，勤王黨高唱攘夷，打翻了媚外的支配階級。但是，維新以後，他們自己，更加十倍的協和萬邦。理想自理想，事實自事實。在野黨人，一朝登台，必定學會了與人妥協，以便維持地位。妥協之後，自己又落於自由主義的圈套，自由主義顛落嗎？決不會的。

一一、政治之破落

前節所說「顛落的自由主義」之意義，若改換一下，不指反法昔西主義而指言論不

自由之狀況。在憲法政治之下，公正言論，純理研究，失却了發表商權的自由，那倒是實在的情形。

說到這裏，有幾句話須得聲明：

第一、所謂「言論自由」一事，在日本，從前有過沒有？近來，有一般無知識之流，打起國粹旗號，頓覺氣象萬千。他曾經夢見過自由沒有？自由沒有和他見過面，他怎知自由之顛落？我聽人說，全世界只有英國自由主義最發達。一來是資本主義，期間已長，社會人士，習於自由競爭，自由創造。二來海外領土，廣袤萬里，異說異教，雜然並陳。必須有寬容他人諒解他人的胸襟，始能相安。三來國內陸軍，向不強大，軍人沒有學會跋扈專橫，阻碍他人之自由。若果這三層理由是對的，我日本有那一層，類似英國？假若層層都不相類，而自來擁有強大的陸軍，生活習慣，教育方針，都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那末，自由主義，始終沒有在日本登場，從那裏談得到顛落二字？

第二、一定要說顛落，這顛落二字又怎麼講呢？馬克思主義左翼主義社會主義算不

算顛落了呢？中央公論載森戶辰男的議論，以爲馬克思主義，受外界勢力之壓迫，而理論本身，嚴然存在。那末，爲什麼不同樣的說，自由主義受外界勢力之攪擾，而理論本身，未損毫末。美濃部博士的憲法論，算顛落了嗎？了解學問的人，自有其百折不回之信仰。不許發表，與根本顛落，完全是兩件事。

第三、思想上的自由主義，與事實上的資本主義，有連鎖關係，這是左翼派平素所持的理論。現在資本主義顛落了沒有？少數害幼稚病的人，且勿深問，大多數明白通正之士，能夠睜開兩隻眼睛說瞎話嗎？

聲明完了，我承認進步的思想，自由主義的立場，在日本，受着很大的壓迫。自由主義者，不能本其所見，貢獻於國。任憑善其人民，內心上如何的熱烈歡迎自由主義，表面上却不敢做聲，呈現一種似乎顛落的模樣，那倒是不錯的。

從嚴格的意味說，日本現在，顛落的，不是自由主義，是政治本體。自由主義，要求人人有自由發表其意思的權利。只要不破壞國法，人的思想，言論，行動，都應該有

充分的自由。所謂文明政治之最大責任，即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可是日本今日，許甲派說話，不許乙派答言。甲派以暴力鉗制乙派，乙派在主義上，不願以暴力對抗。（一切自由主義的人，反對使用暴力）所倚賴者，政治組織，為人民主張公道，彈壓暴力。若其不能，那就是政治本身，宣告破產。自由主義，不負絲毫責任。

打一個最淺近的比喻：一個體面紳士，閑行通衢，忽然逢着幾個流氓，掏出手槍，逼他解囊。嚇得紳士，奉命惟謹。這算紳士體面之顛落，抑算警察體面之顛落？若有人嘲笑紳士，行為卑怯。那拿手槍的人，行為勇敢嗎？白手不能勝人，乞靈於手槍，道理不能服人，乞靈於怪文書。誰實卑怯而責自由主義以卑怯？從前吉野作造博士，唱德謨克拉西之說，還有人長篇大論，和他對駁。現在右翼同志，懶做文章，專弄刀斧。講道理講不贏，用暴力封住人家的口。而所謂政治者，熟視暴力之橫行，無可奈何！

這叫做政治本身殒落！又叫做封建思想之復活！我以為檢討自由主義，微弱不振的山來，應從檢討封建主義，披猖的山來下手。

二一、右翼進出之理由

擁護國粹，排擊洋化的志士，爲什麼不穿羽毛褂子上大禮堂而穿一身洋式禮服？爲什麼不用木板刻行怪文書而用鉛字排印？爲什麼不坐牛車旅行而搭乘火車？爲什麼不用大刀短劍制敵而研究飛行機大砲潛水艇？這些明明非日本的國粹，何不一併排斥？

和這般人講「理論之澈底性」，根本上非我所期。不過，我不得不就事實說明。他們以爲文明利器，應當珍重；社會思想，應當捐棄。物質文明與精神思想，乃風馬牛不相及之兩事。彷彿是說，思想之爲物也，可以架空而生，突然而起。再則他們以爲機械，汽車，洋服，皆給我們生活以便利，故應倣倣。西洋思想，民主思想，皆給我們生活以不便利，故宜剔除。當他們開會聚餐的時候，決議案的內容，無妨主張極端發揚日本主義，而聚餐形式，又無妨吃大菜，用刀叉。見不便利則排去，見便利則保留，一去一取，完全自由自在。

於此我們且試提出一個問題，物質器具，不管生於何方，都能給人便利，何以思想

，只要是外國的，即不及日本主義之優良？這個地方，我也不願多發議論，且就他們的心境，略加描寫。

第一、所謂西洋思想者，威脅着，他們本身的生存。原來西洋思想，分爲二宗。一、自由主義，二、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鼓吹民主政治，國際和平。依民主政治的理論，不容許一個國家，產生軍閥。依國際和平的理論，不容許一個國家，擴張軍備。結果，都於他們本身存在，有所妨害。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了，除少數工業勞動者，認爲是理想天國以外，其他農民層，俸給層，都對牠不表好感，而況神祕主義者的軍部？

以滿洲事變爲契機，勃興了日本內部的反動思想。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因爲右翼陣營，憎恨馬克思主義，憎恨蘇俄，即在平素，已達點極。而況滿洲多事之秋，正日俄衝突直接可能之時。他們自然要格外上勁，鼓舞民衆，與他們一致行動。

日本別的部分，頗多寄同情於蘇俄的人，而且，有一個時候，日俄復交日俄親善的議論，幾乎風靡一時。這樣，使他們不得不加倍着急，加倍起勁。力排外來思想，免本

身威嚴，隨時代之轉變而減少。所謂平和主義，國際主義，婦人參政，工業勞動者身分提高等等主張，一概在深惡痛絕之列。

若果滿洲問題背後，不夾雜着一個蘇俄問題，日本人反動思潮，也許不至於這樣昂奮而深刻。

第二、所謂西洋思想者，重視物質的機械的力量，輕視傳統的精神。馬克思主義如是，自由主義亦復如是。尤其是馬克思主義，高唱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講共通利害，鄙夷各個國民自愛其國，而有工人無祖國之謬說。自由主義者立論，並不這樣急激，他們相當的承認傳統之力，所以他們尙能依附現實，造成領導世界的中和力量。

誰重理想，誰重現實？研究這層，發見極矛盾的現象。照理論看，馬克思主義最重唯物，最重現實。自由主義居中庸地位。右翼主義，最重惟心，最重理想。這乃是初步研究之答案。再細細考究，則馬克思主義，却是最重理論，最重理論之公式。不管各地方各國家人情風俗，現實狀況如何，他們只相信一套馬克思學說，爲天經，爲地義，爲

永久不變之真理。右翼主義，却是就地取材，見人說話，不爲理想所迷，而以尊重現存之中心勢力，爲其最大特長。

總而言之，外來思想，（包括馬思克主義與自由主義）不知道體認國家傳統之力，自陷於傳統精神之叛逆，這是他們在日本討沒趣受壓迫之最大理由。

第三、前面也略曾提到，日本社會由封建主義脫出，爲日尙淺。因某種特殊的影響，封建思想之根，依然存在。既然有根，即時時有發芽之可能。目下右翼思想，流行一時，乃舊根上發出新芽的證據。

第四、日本教育，適宜於培養右傾思想。剖視日本教育的內容，無往而不是鼓吹皇國文化的材料。兒童純真，朝夕聽些什麼，自然相信什麼。大學以上學生，課外讀書，課外聽講，才知道些別的學說。大多數未進大學的人，一部份已進大學而思想固定的人，相率往右翼的路上走，乃現教育制度必然引起的結果。一八六〇年後英國政治，胚胎於一七七六年來亞丹斯密氏之學說。現代德國政治，植基於一八〇六年來腓特氏之理論。

。蘇維埃政治，導源於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之思想。這些話，早成通論，林蔭相也曾說及。日本之水戶思想，福岡思想，尊王攘夷思想，白骨生肉，活躍於今，試問來由，不由於三十年來之教育制度，由于什麼？

察現在日本的狀況，令人不勝杞憂。所憂者何，就是教育制度，率今不改，再醞釀五十年六十年，世界上有什麼方法，安頓日本國民，俾大家得以携手並肩，和和平平的向前進步？

舊自由主義，被馬克思（左傾）與畢士馬克（右傾）破壞了。我們要從新建立自由主義——中庸的進步主義。這種主義，永遠不會消滅的。英法二國，都在新自由主義（調和於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兩端之間）路線上順着行走。

第五 自由主義批判之批判

一、言論自由與自由主義

每逢言論自由，受一次壓迫，或大學教授，受一次干涉而致去職的時候，社會上必把「自由主義」當做問題來議論一番。往日京都大學瀧川教授罷職的時候，鬧一大陣。這次美濃部博士天皇機關說受干涉的時候，又熱鬧起來了。請看昭和十年五月，那一個有名雜誌，不出一本「自由主義批判特輯號」，作爲點綴時令之品。

把言論自由，與自由主義，併爲一談，決無損於自由主義者之名譽。這樣，更得一個證明，惟自由主義，能給人們以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衰落之時，卽自由主義衰落之時。翻轉來說，自由主義隆盛之時，卽言論自由，得到保證之時。由自由主義而偏左，言論自由靠不住，偏右，言論自由也靠不住。

在日本，人們向注意到右翼當權，採壓迫言論自由的手段。就其一面而論，本來不錯。日本本國的國情，近於意大利，德意志。意德二國，壓抑輿論，久趨極端。不過，我們更宜知道，馬克思主義當權，同樣的不許人自由發表意見。頗聞人言，馬克思主張，許人自由發表正確的意見。正確二字，下得出神。法昔西當權，只要政府認爲是正確

的言論，何嘗不許自由流布。豈但自由，政府還不惜給與津貼以獎勵之。

英國作家威爾斯，投書蘇維埃作家大會，提議請少年蘇俄作家，作一篇暢論自由及獨立性的論文，沒有人給他回信。蘇維埃當局，怕人議論自由，極似英國老處女，怕人批評她的風貌裝束。

現在駐居日本之美國通訊記者威廉張伯倫君，曾經做了一篇文章，述他自己駐莫斯科十二年的經驗，載于美國某報：

「讓我提出幾個假設的問題吧。若是莫斯科大學經濟學部士特帕諾夫教授，對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懷挾疑問，並向學生，明白發表。則將發生什麼結果？若是赤色教授學院最近畢業生福巴諾夫教授，對于同僚，公然議論，脫命士基，及齊諾維夫，爲列寧忠實的信徒，較之斯泰林，有過之無不及。則將發生什麼結果？若是瓦西林可教授講烏克拉納文學的時候，順便說一句，烏克拉納對于莫斯科的關係，應有比現制更大的自治權。則將發生什麼結果？……不

用說，這幾位教授，輕者扣留，次者進監，再次者充軍到冰天雪地的北極地帶。」

張伯倫君，對蘇維埃抱着一種反感的態度，我並不完全贊成。可是說明在馬克思主義政權之下，不得有言論自由，不但現在，就是將來，也不會有，那是一點不假。現在日本左傾朋友，吶喊着要求言論自由，忘記了這是他們自己決不肯送給別人的東西。倒不必責他們矛盾，我只覺得他們有點近於滑稽而已。

一一、嘲笑之癖

最近，我把各新聞雜誌批判自由主義的文章，通同的閱覽一遍。閱後，得到一個感想。許多文章，都是同一內容，同一筆法。讀甲篇，便無須乎再讀乙篇。讀乙篇，仍然等於複閱甲篇。

英國作家威爾斯遠訪蘇俄，而會斯泰林，寫了一篇會見記。鏗慈氏批評說：「我讀這篇會見記，得着的印象，是一個肉身的人（威爾斯）和一副機器造的話片子（斯泰林）在

對白。語片子可真是做得精美絕倫，字字明朗。只可憐威爾斯老想在話片子底下找活人，翻來覆去，找不到半點人氣。」共產主義者開口閉口，總是那一套現成的黨腔。他們在俄國發表意見是這樣的，在日本做文章批評自由主義也是這樣的，他們是一羣機器人，通身沒有一點血肉作用。

共產主義者那一套現成的黨腔，劈頭第一，即是對自由主義的敵視與嘲笑。試舉實例，中央公論五月號載石濱知行君「自由主義之退却」一文，有曰：「自由主義……脆弱無力，現在已完全暴露出來了。」又曰：「本來屬於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意識——自由主義，走到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混合而成的法昔西運動之前，完全喪失能力了。」又曰：「自由主義，只剩了一抹虛影，毫無實體。」翻來覆去，只是一串嘲弄嬉笑之詞。

設使我們反唇相稽：「你們的馬克思主義，力量在那裏？」「你們在法昔西運動之前，本領如何？」「馬克思主義除了一抹虛影之外，還有什麼實體？」未免面子上太難為情吧。至如我們，聊堪自慰。「立憲主義者，自由主義之根幹也。」大森義太君在改造雜誌五

月號上，有這一說。只要這句話有幾分可信，則立憲，明明是日本現行政制，即自由主義，確乎擁有實體。中野正剛君在中央公論五月號有文曰：「日本現內閣閣員，沒有一人，不信仰自由主義。」照這麼一說，日本自由主義，簡直是正在全盛時期。

石濱君誇張成癖，有足令人驚佩者。他見着政府頒布肥料統制法，電氣事業法。馬上大聲疾呼，指為獨占之形成與強化，馬上推論到自由主義脆弱，自由主義，只剩一抹虛影。演公式演得何其快耶？

馬克思主義之徒，對自由主義，冷嘲暗罵，成了痼習以後，也有一二例外的議論。如龐士丹思以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主張在法昔西攻勢之前，一切知識階級，都應當聯合起來。照他的意見：「自由主義也能，馬克思主義也能，德意志人也能，法蘭西人也能，對於非文化的黑暗的社會勢力，應該同仇敵愾。」可是日本馬克思主義黨徒，尙保持其獨往獨來之概。

前文說過，什麼時候，才有言論自由呢？第一、自由主義者柄政的時候。第二、言

論者與執政者完全同意見的時候。單是同一主義的信徒，還靠不住。斯泰林與脫倫斯基，不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嗎？他倆的意見，所差甚微。但斯泰林絕對的不許脫倫斯基在蘇維埃聯邦以內，發表言論。日本左翼諸君，摸摸良心，若不是在自由主義掩護之下，他們有開口說話的可能嗎？自由主義，無異於左翼言論的生身父母。我們並不希望兒女行孝，我們只勉勵自己以父母包容兒女的心，包容左翼。任憑他們如何嘲笑，只管緘默忍受。心中並無一點憎恨憤懣的情緒，只覺他們十分可憐而已。

自由主義，向不希望馬克思主義者，協助一臂之力。但是，爲馬克思主義者計，與其出一個焚書坑儒的希特拉，倒不如出一個麥克唐納，或羅斯福，他們的日子，也好過一點吧。至于他們硬不相識，反轉來替法西斯張目，投石於自由主義者的頭上，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此外，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即左翼朋友，對於「力」之信仰。他們被人打倒，慘伏地下，不惜極口頌揚敵人的神威，表示他們是「力」的信仰者。本莊可宗氏說：「社

會主義，在某種意味內，與封建主義，可稱難兄難弟。」這不是調侃語，是真實話。對於「力」的信仰，對於「宿命論」的信仰，對於「不擇手段以求必勝」的主張，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簡直是同一鼻孔出氣。

二二、自由主義是什麼

讀完了批判自由主義的許多論文，他們拿什麼當做自由主義，令人不勝意外之感。他們關起房門，自己造一個偶像，命名曰自由主義，從而攻擊之，批判之。與真的自由主義，毫不相干。

第一、他們多把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看做同物。石濱知行，大體上，犯了這個毛病。看他所做的論文，這個調子，貫徹前後。再則，今中次曆君，亦犯同樣的毛病。改造五月號載今中次曆君論文中之一段云：

「本屆議會，對於文化統制，頗用強調。至關於產業的諸法案，因自由主義與統制主義對立之故，多被擱置。此可見我產業生活之現階段，仍浸淫於自由主

義勢力之中。說自由主義，正在被清算的人們，未必說早了吧。」

今中君又放言高論的說：

「自由主義，在文化理論上的地位，不復含有進步的社會的意義，請知識階級，多加一點認識才好。」

他說的什麼自由主義？好像是指經濟自由主義而言吧。

順便說到話邊上來了，像這位先生的認事不清，議論矛盾，公然敢在文壇出醜，可謂稀罕之至。他說：

「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機關說，牽引入政治問題，是自己惹出來的。他自己要藉人權蹂躪之質問，替帝國人造絲會社犯賊同人辯護。」

把一代學者對於學術上的態度，輕輕夾以帝國人造絲收賄事件，來做說明，未免對學術界太唐突尊嚴了吧。

今中次磨君又說：

「尊王攘夷運動，自各種意味言之，皆屬急進的範疇，而法昔西運動，則屬於反動性的範疇。」

又云：

「法昔西爲便于理論發展計，思攘奪大學地盤而支配之。」

似乎在說明大學地盤之重要。但下文又說：

「無勢力無內容之大學地盤，近來被人牽引進了政治問題的旋渦中，乃世人對於大學過大評價之結果。」

言下，又看不起大學了。又云：

「美濃部之學說，用不着權力干涉，理論上，早被克服了。」

不知他何所見而大膽證明美濃部學說，理論上早經克服？

第二、自由主義者本身聲明上項觀察法是謬誤的。中央公論五月號載河合榮治郎一文，把現階段的自由主義明白規定：「第一、與封建主義不相容的。第二、與資本主義

不相容的，（按資本主義乃以舊自由主義爲基礎而成立）。第三、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按馬克思主義與現階段的自由主義同具改革社會的思想。）

後文，他更加力的說：「現在，做我們的障礙者，有兩件東西。一件是封建主義，一件是資本主義。我們的任務，非克服這兩層障害，不可。我們的力量，却不能克服他們。我們以中庸的立場，謀社會的改革，所苦在此。」

人家本身明明白白的宣言反對資本主義，而左翼作家，硬要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併爲一談，寧非滑稽之尤。至若有人說，自由主義，係由資本主義而生，故可視爲同物。那末，馬克思主義，何嘗不也由資本主義而生？

第三、照又一流派的議論，如大森義太郎君於改造五月號所說：

「自由主義之基礎，原係建立于經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之上，但到現在，已經捨棄或正在捨棄的過程中。自由主義之第二基礎，爲政治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這個基礎，在經濟自由主義被棄以後，仍被保存。但最近時勢，用種

種不同的形式，民主主義，也受限制。於是乎所謂自由主義也者，只剩一個精神的自由主義而已。這乃是一個空虛的消極的無內容的心的姿態。」

關於大森君的議論，以後再當說及。此處我要說明者，馬克思主義者，動不動以無內容的心的姿態罵人，殊令人不勝意外之感。所謂一國的文化，不是心的姿態是什麼？資本主義，無論在那一個國內，同樣陷於危機，而有些國家，爲了此事，特採嚴厲手段，如壓迫言論禁止反對思想之類，而另有些國家仍採寬容態度，聽憑社會，發表各種不同的主張。請問這不是由于國民心的姿態不同，由于什麼？關於外交問題，心的姿態，影響尤巨。往往兩國真正利害，不必衝突，而雙方激於一時國民的情熱，可以舉國，付諸孤注一擲。

通世界的政情者，都知道，英吉利很不容易鬧出革命來。請問理由安在？除掉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心的姿態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可說？斯泰林告訴威爾士說：「英國支配階級，乃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最富於彈性的人。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大同盟罷工風潮發

生之際，國家到了那樣危險地步，別國政局，一定要採非常手段逮捕爲首滋事的人，而英國獨能堅持鎮定從容調協。」英國政府何以獨具雅量？除掉說他們心的姿態與人不同以外，有何可說？

此外，還有種種，關於自由主義之解釋。春山行夫君呼之爲行動的人道主義。或呼之爲合理主義。只要人類對於合理主義，尙在要求，則不能說自由主義屬於無氣力的呼聲。毋寧可以進一步說，人類對於不合理的政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希望打破，正在熱切，歡迎合理的自由主義哩。室伏高信君說：「一切含有同情性的運動，只要不左傾到共產主義，大都可以解作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又可訓做一切進步的運動。

四、馬克思主義者之獨斷

上文敘及關於自由主義之內容，各人說的，各人不同。對於自由主義現狀之觀察，當然也不能一致。惟有馬克思主義者，一口咬定，自由主義，早已日落西山。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人家，是活的，或是死的，送的送弔詞，唱的唱輓歌，他們竟有這樣

的獨斷。

別方面却有不少的人，替自由主義，大張其慶祝千秋之宴。經濟往來載大宅壯一文，論自由主義之危機，有云：

「自由主義的空氣，近來好像趨于稀薄。但是權力壓迫，那是別一問題。至于知識階級，對於自由主義，不但不因壓迫而忌避，却有因反撥而更形熱烈歡迎的氣勢。」

同雜誌載春山行夫君一文，有云：

「就個人而言之，有許多人，由馬克思主義後退，變為自由主義信徒。日本之知識階級，中產階級，曾經一時，被極端思想所壓倒，然目下大都採中庸進步的立場。」

文藝春秋五月號向坂逸郎君更報告了這麼一段事：

「某大學，測驗學生心理，問各生相信什麼主義？答案中，以信奉自由主義者

，爲最多數。這些學生，是不是完全說老實話，無由證明。但自由主義在高級知識階級中，確乎有，不可磨滅的勢力。」

不僅此也，據馬場恒吾君說：

「日本法昔西運動，以昭和七年，爲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此後則趨於下降。這個現象，可該運動指導任務的神武會大川周明，曾經明認。」

馬場恒吾君，於所著「法昔西與政黨」一文，作結論曰：

「我相信解散議會，重來一回選舉，即可以把法昔西的暗雲掃蕩。因爲大選之時，真正民意，合法流露，既成政黨亦可以振作一番，與其政敵作殊死戰。」

馬場君這種議論，我並不十分同意。不過藉他的話，說明昭和七年，法昔西已達到最高潮。掃蕩法昔西，只須用解散議會爲手段，即可生效。因以知在一般文士心目中的自由主義，並不算十分悲觀。

所謂文人心目中的自由主義，——長谷川如是閑君謂之曰「道德範疇的自由，」這種

自由，不但不與經濟自由主義共赴滅亡，「處任何時，入任何地，建設任何樣式的社會，不能不讓這種自由存在。」（說見中央公論五月號）

再拿通俗的道理來說，所謂德謨克拉西者，不但在共和政體下要求存在，不但在立憲主義下要求存在。任何政體，任何社會形態，都要以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重。不過在某時期某地域只能用某種政體某種形態，適宜于一般人之公共要求。事過境遷，某種政體某種形態被認爲不宜，進化爲別種政體別種形態，乃當然之理也。這些話，我往日乘筆爲文，屢屢說過。

馬克思主義之徒，堅持到底，發他們那一種觀念的議論，真是無藥可救之病。大森義太所著「現代自由主義之效用與界限」一文，用筆頗平明，設想頗周到，而說到重要的地方，仍舊不脫馬克思黨徒獨斷的習氣。試看他論自由主義之社會的階級的基礎，有云：「不消說得，普羅羣衆之階級意識，逐漸明瞭以後，絕不會作自由主義之背景，所餘剩者，小資產層與知識階級而已。就中，舊時代之殘存物小資產層，有

一大部分，不肯作自由主義之背景，所僅餘者，知識階級而已。即知識階級，亦未嘗不受制限。蓋知識階級之下層，與普羅羣衆接近，很容易受共產黨主義之支配。」

把自由主義之社會的階級的背景，收縮到幾無插錐之餘地。我不知他何時何地，看見過這個現象？

第一、我要打聽，普羅羣衆之階級意識逐漸明瞭的話，變成了馬克思黨徒再三宣傳的口頭禪，其可舉之例證安在？第二、知識階級之下層，與普羅羣衆接近，很容易受共產主義之支配，其已然之事實有幾？

以我所見，大森君那樣的說法，謂之曰一個理論可也，期諸將來之實現亦可也。至如現狀，日本之階級分野，決不與大森君所想像者相符合。因此，我要打聽他在何時何地，得到證據。若果架空立論，則他自身議論早已毫無基礎。尙何面目，嘲笑自由主義，無社會的階級的基礎？再者，大森君說：「馬克思主義，不久將來，即要代自由主義

而興。「好吧，我承認他的話有幾分真理。他須明白，目下總還是自由主義之天下。目下自由主義，比馬克思主義總佔優勢。不然，他何以要代之而興？」

以上，只把左翼朋友批評自由主義的話，檢討一個大概。至于右翼朋友，另有一種口吻，竟不用提了。再明白的說，一來是因為我沒有那些工夫，二來是因為他們也無所謂批評的意見，他們有的是威嚇而已。至于威嚇之中多少也要講幾句道理，那些道理，似乎也有解剖之必要。好吧，等我有機會再說吧。

現代日本論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出版

現代日本論 上册



編譯者兼發行者 荆冬

承印者 廣州培英印務局

經售處 北新書局廣州分局



